



尚書後案

全八冊

五七三
1956
1



1356
卷1-8

乾隆庚子秋鐫

東吳王氏學

尚書後案

尚書後辨附

禮堂藏版

刊也

尚書

尚書後案何為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書本百篇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餘四十二篇亾矣三十四篇者即二十九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伏書本二十八太誓別得之民間合于伏書故二十九安國得古文以今文讀之又于其中分盤庚太誓各為三分顧命為康王之誥故三十四也二十四篇者即十六篇其目鄭具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命二十四也自安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為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真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又亾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故于三十四篇刪去太誓又分堯

典之半充舜典臬陶謨之半充益稷改爲三十三篇并撰孔傳蓋出皇甫謐手云夫增多者已亾矣目猶在也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也晉人所撰與真古文二者皆不合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誣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漢注亦亾矣予徧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析其非折中于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焉嘻草創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于己亥五十有八矣寢食此中將三紀矣又就正于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編予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若云有功于經則吾豈敢東吳王鳴盛鳳喈

尚書後案目

東吳王鳴盛學

卷一

虞夏書

堯典

卷二

虞夏書

皋陶謨

卷三

虞夏書

禹貢

卷四

虞夏書

甘誓

卷五

商書

湯誓

卷六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下

盤庚中

卷七

商書

高宗彤日

卷八

商書

西伯戡黎

卷九

商書

微子

卷十

周書

太誓

卷十一

周書

牧誓



卷十二	周書	洪範
卷十三	周書	金縢
卷十四	周書	大誥
卷十五	周書	康誥
卷十六	周書	酒誥
卷十七	周書	梓材
卷十八	周書	召誥
卷十九	周書	洛誥
卷二十	周書	多士
卷二十一	周書	無逸
卷二十二	周書	君奭
卷二十三	周書	多方
卷二十四	周書	立政
卷二十五	周書	顧命
		康王之誥

卷二十六	周書	費誓
卷二十七	周書	呂刑
卷二十八	周書	文侯之命
卷二十九	周書	秦誓
卷三十	虞夏書序	商書序
	鄭康成贊	馬融序
	辨孔安國序	王肅序
	辨陸德明釋文	又辨卷首疏
	劉歆傳	史記儒林傳
	儒林傳	漢書藝文志
	賈逵傳	後漢書杜林傳
	鄭元傳	馬融傳
	儒林傳	慎子冲上書
	三國志王朗傳	隋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	舊唐書經籍志
	虞書	舜典
		大禹謨

尚書後辨附

尚書後辨附

夏書

五子之歌

允征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書

太誓上

太誓中

太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尚書後案

孔穎達等

書傳

蘇軾

拙齋尚書全解

林之奇

尚書疏

吳棫

增修東萊書說

時澗

尚書說

黃度

書古文訓

薛季宣

書集傳

蔡沈

尚書詳解

陳經

書集傳或問

陳大猷

初學尚書詳解

胡士行

尚書表注

金履祥

書纂言

吳澄

尚書集傳纂疏

陳櫟

書集傳輯錄纂注

董鼎

讀書叢說

許謙

尚書纂傳

王天與

尚書通攷

黃鎮成

書蔡傳旁通

陳師凱

尚書句解

朱祖義

書傳會選

劉三五等

禹貢論

程大昌

禹貢山川地理圖

程大昌

禹貢指南

毛晃

禹貢集解

傅寅

周書王會解補注

王應麟

尚書大傳

伏勝

尚書大傳注

鄭康成

周易輯聞

趙汝楨

毛詩疏

孔穎達等

毛詩集解

李揚

詩地理攷

王應麟

逸齋詩補傳

宋人失名

周禮疏

賈公彥

周禮訂義

王與之

儀禮疏

賈公彥

禮記疏

孔穎達等

禮記集說

衛湜

三禮圖

聶崇義

春秋左傳疏 孔穎達等

春秋公羊傳疏 徐彥

春秋穀梁傳疏 楊士勛

論語義疏 皇侃

論語疏 邢昺

論語通證 張存中

爾雅疏 邢昺

孟子注 趙岐

孟子音義 孫奭

孟子疏 邵武士人

七經小傳 劉敞

六經與論 鄭樵

六經正誤 毛居正

六經天文編 王應麟

經說 熊朋來

七經孟子攷文 山并鼎

攷文補遺 物觀等

說文解字 許慎

白虎通德論 班固

經典釋文 陸德明

羣經音辨 賈昌朝

集韻 丁度

類篇 司馬光

六書故 戴侗

史記 采太誓

史記集解 裴駰

史記索隱 司馬貞

史記正義 張守節

漢書 采太誓

漢書注 顏師古

漢藝文志攷證 王應麟

後漢書

後漢書注 李賢

司馬彪續漢書注 劉昫

兩漢刊誤補遺 吳仁傑

三國志 陳壽

三國志注 裴松之

晉書

宋書 沈約

隋書

舊唐書 劉昫等

新唐書 歐陽修等

宋史 脫脫等

路史發揮 羅泌

路史餘論 羅泌

路史後紀注 羅莘

路史國名紀注 羅莘

漢紀 荀悅

通鑑外紀 劉恕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

通鑑前編 金履祥

通鑑音注 胡三省

綱目集覽 王幼學

史通 劉知幾

漢制攷 王應麟

通典 杜佑

唐律疏義釋文 王元亮

禮書 陳祥道

通志 鄭樵

水經注 酈道元

元和郡縣志 李吉甫

太平寰宇記 樂史

齊乘 子欽

北堂書鈔 虞世南

藝文類聚 歐陽詢

初學記 徐堅

太平御覽 李昉等

冊府元龜 王欽若等

事文類聚 祝穆

山堂羣書考索 章如愚

玉海 王應麟

小學紺珠 王應麟

文獻通考 馬端臨

竹譜 戴凱之

聞見記 封演

兼明書 正光庭

聖賢羣輔錄 陶潛

宋景文公筆記 宋祁

廣川書跋 董道

隸釋 洪适

容齋隨筆 洪邁

野客叢書 王洙

讀書雜抄 魏了翁

西山讀書記乙集 真德秀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學齋佔畢 史繩祖

羅氏識遺 羅璧

離騷艸木疏 吳仁傑

文選注 李善

古文苑注 章樵

文苑英華 宋白等

唐柳先生集注釋 童宗說

右通計抄撮羣書經史子集共一百三十一部

夏書

東吳王鳴盛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釋文曰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案曰勳史記作勳說文勳古文勳。

鄭曰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尚書疏。後漢書六十三卷李固傳李賢注。三國魏志四卷高貴鄉公紀。

馬曰堯順考古道放勳堯名。釋文。魏志。高貴鄉公紀。傳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

之者帝堯勳功言堯放上世之教化

案曰鄭以稽為同者說文卷六下云稽从禾禾木曲頭止不能上也極于上

而止是上同之意也儒行古人與稽注稽猶合也合亦同也古為天者逸周

書周祝解云天為古毛詩商頌元鳥云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虞翻述

八卦逸象亦云天為古是也若為順者釋言文據論語泰伯篇云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巍巍成功故鄭云順天而行與之同功馬孔非也放勳說見書序

欽明文思安安

鄭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尚書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釋文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案曰鄭馬云云者本逸周書諡法解及昭二十八季左傳晉大夫成鱗對魏獻子義也說文卷八下欠部蘇欠兒欠張口气悟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夫子稱黃帝堯舜垂衣裳又稱舜恭己正南面故鄭馬以敬事及威儀為欽也後漢書馮衍傳思唐虞之晏晏李賢注引尚書攷靈耀曰放助欽明文思晏晏又第五倫傳陳寵傳注俱引攷靈耀俱作文憲晏晏又郵壽傳傷憲晏之化注引鄭攷靈耀注云道德純備謂之憲寬容覆載謂之晏是憲即思晏即安也釋訓晏晏溫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天地以溫和覆載萬物故寬容覆載為晏傳云安天下之當安非也

允恭克讓案曰恭古作其詳無通讓說文三上言部云相青非此經義十二上手部撰推也舉變以讓為讓

鄭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尚書傳曰允信克能也疏曰允信釋詁文

克能釋言文

案曰鄭云不懈于位曰恭者大雅韓奕云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堯致時雍後攷攷釐工熙績在位七十載猶然是不懈于位也鄭又云推賢尚善曰讓者荀子成相篇云堯讓賢以為民尚賢推德天下治是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釋文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西都賦云橫被六合似此經當作橫被但鄭注作光漢書七十八卷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與鄭合則作光是也格古作假說文卷八上部假字注云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頌切承初詔亦作假作格者晉人改也

鄭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詩十九之一卷傳曰光克格至也名聞克溢四外至于天地疏曰光克釋言文格至釋詁文

案曰鄭以四表為四海之外者天地之勢四邊有水月令疏引考靈耀注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鹵秋東皆薄四表而止是也又以上下為天地者莊子天地篇陸德明引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地底也其體底下又易說云元氣初分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是也又以格為至者鄭本必作

假用說文義也又引所謂大人云云以證者周易文言傳文也

克明俊德

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尚書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案曰鄭云俊德賢才兼人者者大學引作峻鄭訓為大考峻古無大訓爾雅駿為大鄭蓋假借釋之說文峻高也從山陵聲又峻陵省凡物高則大者居多俊為兼人義正通也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鄭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釋文。馬同。崔問書集傳輯錄纂注一卷。陳師傳曰

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案曰鄭云云者毛詩葛藟序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正義云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詩慎作五經異義鄭作駁異義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正義述夏侯說亦如此古尚書說九

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為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廢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案曰說文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蒲莧切古文作平从亏从八語平舒

字此經鄭訓辨別則鄭本必作采詩小雅采菽平平左右疏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伏生亦作采司馬貞史記索隱曰今文作辨章是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辨秩東作辨秩南譌辨秩凶成辨在朔易賈疏謂是據書傳則伏鄭合矣史記作便假借同音字耳偽孔誤為平遂訓為和并洪範王道采亦改為平詩平平韓詩作便便云開雅貌毛傳云平平辨治也襄十一季左傳引詩作便便左右爾雅便便辨也則詩亦當作采而洪範雙聲與詩正同亦當作采三輔黃圖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便門一作采字之誤耳陸德明詩釋文孔穎達詩疏徐廣史記注皆不識采而誤認平亦有便音廣韻二仙平房連切注云辨治也十二庚平符兵切注云正也和也易也俱誤認乎可兩讀唐朱以來宰輔銜名皆誤用平章而世無識卅字者矣

鄭曰辨別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史記一卷五帝本紀裴駭集解。後漢書三十九卷劉愷傳李賢注。又四十卷下班固傳注。王

傳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昭亦明也疏曰經傳百姓或指天下百姓

林野容叢書四卷

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

案曰鄭以辨為別者馬融坤卦文言傳注及說文義也章為明者士冠禮記章甫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是也又以百姓為羣臣之父子兄弟者鄭以百姓即百官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姓之所分則為氏天子諸侯不稱氏庶人無氏氏之起蓋為卿大夫故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此經百姓指百官則是王朝之卿大夫不云百氏而云百姓氏可以言姓氏不可以言氏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案曰邦音博工反釋名邦封也有功于是故封之也說文邦從邑丰聲邦亦協韻也

傳曰協合黎眾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釋文曰吳胡老反。案曰吳當作於俗本從日從天則其音何以當胡老反耶古無此字也說

文界胡老反春為景天元氣界界從日亦聲古老切放也從大而八分也

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四時于周

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星辰為一俱是二十八宿

尚書疏約鄭義。賈公彥周禮疏序。陳祥道禮書二卷。王

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

馬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釋文。王應麟小學紺珠五卷傳曰重黎

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羲和是重黎之後也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則是羲承重和承黎也昭公二十九季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案四叔是少皞子孫非一時也何則傳稱共工有子曰句龍共工在顓頊前多歷季代豈復共工親子與顓頊子同時命官知少皞四叔亦非皆親子也傳稱重為句芒等不言何帝使為此官考楚語觀射父對昭王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知命為五官俱是當顓頊之時也重黎當顓頊之時既為勾芒祝融之官其後即以重黎為號故歷至高辛之世再居此職鄭語史伯對桓公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命曰祝融是也黎如此則重可知惟重黎又官高辛氏之世故康成于此文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蓋據鄭語而為之說楚語觀射父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夏商則即指此堯命羲和之事也鄭馬皆以此命羲和為天地之官下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四時即周之六卿傳則以此命羲和即是下文四子此總舉而下別序之耳說與鄭馬異鄭馬是也舜命禹為百揆契為司徒伯夷為秩宗棄為司馬皋陶為作士塗為共工其職略與周禮合此內有守舊職者有新命者大約皆因堯之舊制則堯有六卿可知堯之六卿使稷契輩為之者乃其晚年事其始則居六卿者羲和及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後人併六人以為四又執泥治歷謂羲和等不過星歷專家遂覺與周禮六卿不合而堯命官大事因以湮沒不見不知欽若敬授平秩析因等已該括周禮六卿職掌在內並非專司占候故知

鄭馬說是也

堯在位季久居六卿之官者當不一其人官制亦屢有改易觀下文舜命禹等蓋堯時冬官本司空之職仍為共工與虞其先則天官自夏后稷不名百揆居之者棄也棄之前居之者則羲和也禹讓稷契皋陶而舜于三人無所命但述其前功以美之仍使禹宅百揆不聽其讓鄭語與此皆如此最為精確蓋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作士俱堯時事非舜即位後事故耳然契之前則為地官司徒者即舜慎五典鄭注試以司徒是也舜之前為司徒者則和伯也皋陶之前則為秋官作士者乃和仲也春官秩宗伯夷為之伯夷以前則羲仲為之冬官共工塗為之塗之前為之禹之前則為之鯀之前則和叔為之惟后稷即天官今禹升天官則禹已為后稷矣時棄不知為何官是以鄭據中疾及刑德放文以為夏官司馬然棄之前為夏官者則羲叔也此皆鄭義也然堯在位季久居六卿者尚不止此數人故共工方鳩僝功下鄭注又以共工其人各氏未聞先祖居此官即以官氏又云堯末羲和等亦雖堯等更相薦舉又云分四岳為八伯居之者有驩兜等云云然則羲和等已歿後棄契等未來之前中間如鯀可知其會為共工而驩兜共工放齊三人雖不知其為何官要約計之皆為六卿且有以六卿兼攝八伯者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每月朔逐及日而與日會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昭七季傳士文伯對晉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鄭注保章氏引堪輿云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陬訾鄭語之次一名豕章子曰元枵丑曰星紀然則日月所會即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疏約鄭義以為星辰為一俱是二十八宿也

分命羲仲

鄭曰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賈公彥周禮疏序。陶潛聖賢羣輔錄。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王曰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一。

案曰鄭云云者鄭既以羲和及四子為六卿而又以四子即四岳如周之周公太公召公畢公皆入為王朝之卿出為諸侯之長是也王云云與鄭合也

宅嵎夷曰暘谷

疏曰夏侯等書宅嵎夷鄭為宅嵎。案曰夏侯等書今文也鄭所傳古文也東晉晚出自稱古文而亦作嵎夷反同于夏侯等書何也攷錢即古文鐵字鐵本黑金古音通夷故又從夷

馬曰嵎海隅也夷萊夷也暘谷海隅夷之地名釋文。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傳曰宅居也東表

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

案曰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者據說文卷九下山部及卷十三下土部嵎夷乃在冀州遼鹵至范氏後漢書列傳則以為遼東樂浪三韓之地二說大同小異但寅賓出口自當于正東之青州似不必就東北冀州之遼水東鹵

茲處大約北極出地已三十六度恐當以馬說為定蓋青州上言嵎夷下言萊夷上言既畧者總指海隅之地及萊夷而言下言作牧者就中抽出萊夷而言馬以經解經最確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釋文曰平馬作華普庚反下皆倣此。案曰說文卷五上豐部云鬻爵之次第也从豐從弟虞書曰平鬻東作次第則序也卷七上禾部秩積也無序義隸變以秩代鬻鬻字

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尚書疏。馬曰賓從也華使也釋文。傳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案曰鄭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者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注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夕月以秋分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紂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是也馬云賓從從亦導也華使詳洛誥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溫涼

也尚書疏。釋文。詩五之一卷齊風東方未明疏。又八之一卷蘭風七月疏。周禮三十卷夏官挈壺氏疏。禮記十五卷月令疏。文選二十八卷陸士衡門有車馬客行李善注。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

編上馬曰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尚書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王天與尚書

纂傳一卷。詩齊風東方未明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

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疏曰四方七宿

各成一形東方龍鹵方虎南首北尾南方鳥北方龜鹵首東尾以南方之宿

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此經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

虛昂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

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

在辰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云日中者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鳥鶉火之方者南方

三次鶉尾鶉火鶉首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為總舉南方朱鳥七宿非也

鄭又云殷中也者釋言文莊子其不殷非天之罪是也

厥民析鳥獸孳尾

案曰孳尾史記作字微裴駰曰乳化曰字說文云字者言孳乳而

多劉也

傳曰冬寒無事竝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乳化日孳交

接日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鄭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者摩滅也尚書疏王曰夏無明都避敬致尚書疏傳曰申重

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

案曰鄭云夏不言日明都云云者場谷昧谷東鹵相對南交朔方南北相對

據下文仲冬有日幽都此宜言日明都故解之云摩滅也王注非也

平秩南訛敬致

傳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

亦舉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星

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尚書疏

詩東

方未明疏。又七月疏。周禮。草。孟。氏。疏。禮記。月令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馬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尚書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東方未明疏。史記一卷。五帝本紀。裴駟集解。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承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疏曰。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火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西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氏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南方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以承為長者。釋詁文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火大火之屬者。東方三次析木大火壽星。亦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為房心非也。鄭又云。司馬之職云云者。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鄭彼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躔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之敘正矣。是其義也。鄭獨于此言之者。餘從可知。或鄭注殘闕。引者不全。故也。

厥民因鳥獸希草

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詩十一之二卷。小雅斯于疏。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

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草改也。

案曰。鄭以希為疏者。說文無希字。惟卷七上禾部有稀字。注云。疏也。則此亦當作稀。又以草為皮者。卷三下草部云。獸皮治去其毛。草夏之是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疏曰。夏。侯。等。書。昧。谷。鄭。為。柳。谷。案。曰。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注。翻。以。此。當。作。柳。鄭。作。昧。非。是。亦。見。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考。鄭。注。周。禮。引。此。作。柳。穀。尚。書。疏。鄭。作。昧。為。非。非。也。

鄭曰。鹵者隴鹵之鹵。今人謂之兌山。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鹵。則嶠夷東可知。此居治鹵。方掌秋天之政也。

案曰。鄭云鹵者隴鹵之鹵者。漢志隴鹵郡。鹵縣。禹貢嶠冢山。鹵漢所出。後漢鹵縣。改屬漢陽郡。故續漢志。漢陽郡鹵縣。故屬隴鹵。有嶠冢山。鹵漢水。此鄭所據以為鹵者也。又云。今人謂之兌山者。說卦傳說八卦方位。震為東方。巽為東南。離為南方。坤為地。兌為正秋。乾為鹵。北坎為正北。艮為東北。然則兌

位正鹵故以隴鹵之山為兌山也昧谷鄭實作柳谷見天官縫人髮柳注所引攷之說文而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而古文酉字而為春門萬物已出而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而莫飽切而與久切今俗皆混而為一考管子春三而十二始而十二中而十二小而始而合男女秋三而十二始而十二中而十二小而始而合男女參同契二月榆落魁臨于而八月麥生天岡據而今俗本皆混作卯其而而從日則為昴昴而俗亦亂之其說而從田為畱采地之名因以為氏或通為劉而漢有卯金刀之說則而而之亂其來已久裴松之謂二字字同音異不知古人韻緩二者音頗相近而字則迥不同也柳有三義聚也蒙也畱也縫人注柳之言聚正義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太元云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賁者五色雜也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鹵曰柳谷是日夕為而五色錯聚莊子聚僂僂即柳也此聚之義也爾雅日所入為大蒙而東方主開而鹵方主閉閉則蒙也淮南子曰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者柳谷也日之將沒有蒙昧之象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畱

舒鄭箋詩引之作柳舒是柳通畱口之將沒又有繫畱之象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案曰丁度集韻餞馬作淺在演切

鄭曰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尚書疏馬曰餞滅也滅猶沒也釋文。丁度集韻卷六上聲下傳曰餞

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鹵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案曰鄭云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者說詳上文馬義未詳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詩七月疏。周禮望虛氏疏。禮記月令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

文編上卷傳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元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

秋分日見以正三秋疏曰北方七宿虛為中故虛為元武之中星計仲秋日

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

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

案曰鄭以宵為夜者小星詩毛傳義也日不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

虛元武中宿也者與傳疏同但為專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則大同小

異也

厥民夷鳥獸毛毳

釋文曰毳先典反。案曰司農注中秋鳥獸毳釋文云毳音毛非也。毳當為髦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中秋鳥獸髦毳中冬鳥獸髦毳涉下而誤也。

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所聚也

平在朔易

王曰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

皆易尚書疏傳曰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案曰王云謹約云云者月令孟冬文引詩者爾風七月文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案曰昴音柳一音雷徐邈子詩召南小星音茹陸德明又音耶皆以昴與昴誤合而為一非也

鄭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東方南方皆

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鹵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

故指中宿與次而五言之

尚書疏。詩七月疏。周禮挈壺氏疏。禮記月令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陳祥道禮書三十五卷。玉海二卷天文門。又十一卷律歷門

○六經天文編上卷。章如愚羣。馬曰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尚書疏。陳大猷書效索前集五十七卷律歷門。

○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東方未明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王曰鄭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

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見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

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

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仲讀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

氣也尚書疏。六經天文編上卷。玉海二卷天文門。又九卷律歷門。傳曰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

於見以正冬之三節

案曰鄭注備言晝夜刻漏之數云云者晝夜刻數日中宵中鄭與馬同日永

日短鄭與馬異然元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

刻夜六十二刻又與馬鄭竝不同蓋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馬據地中而言

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

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鄭則又取南北之適中者言之

耳然則馬鄭與授時歷三者皆是也王肅妄駁鄭又以所宅下三言分配三

月尤覺支離皆非也鄭又云昴白虎中宿也者亦專舉正中之星也昴字从

昀象閉門今說文乃作昴俗本傳刻之誤也詩云惟參與昴毛傳云昴雷也

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畱言物成就繫畱愚謂昴鹵方之宿一名旄頭昴與旄若猶與搖康成云秦人猶搖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

又案曰四仲中星惟夏小正與堯典合至逸周書時訓解及禮記月令則皆不合蓋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此列宿之舉目可見千百季乃覺其大差隨時為書以示民者也二者相為經緯夏

小正三月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穀雨則二月在昴未

昴初春分時正月在奎奎未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參實沈也大梁鹵沒必大火東陞鶉火值南元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東方蒼龍七宿壽星大梁析木之津三次北方元武七宿星紀元枵娵訾之口三次

有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橫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鹵蓋五月日在七星

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鹵蓋五月日在七星夏而四月在東井小滿六月在翼大暑東井鶉首也七星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

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氏末房初秋分後在心則七

月在角處暑九月在箕霜降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為漢津析木之津也大火鹵沒則元枵值南故虛中七月初昏壽星鹵沒降婁東陞故夏小正曰

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嚮織女恒嚮降婁也十月星紀東陞而且降婁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嚮則旦蓋十月日在斗斗十有一月在虛冬至十有

二月在營室大寒斗星紀也虛元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日嫩訾之口也元枵鹵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謂斗牽牛為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

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于斗牽牛特周之星象耳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

一次至今日則更移一次矣故歷家有歲差之法歲差者太陽每歲與恒星相距之分也如今季冬至太陽躔某宿度至明年冬至時不能復躔原宿度

而有不及之分但其差甚微古人初未之覺至晉虞喜始知之因立歲差法歷代治歷者宗焉而所定之數各家不同喜以五十季差一度劉宋何承天

以百季差一度祖沖之以四十五季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季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季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季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

八季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季差一度元至元中司天監王炯以七十二季
差一度惟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季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
每分六十秒約之得每季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家為密今新
法歷書載鹵人第谷以前恒星東行隨時修改訖無定數與古歷累改歲差
之意同迨至第谷殫精推測方定恒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季有餘
而行一度此所差之數在古法為黃道鹵移之度在新法為恒星東行之度
微之天象恒星原有動移則新法之理長也蓋使恒星不動而黃道鹵移則
恒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恒星之
黃道經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
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
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
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十三度半以內之星在赤道北
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恒星循黃道東行而
非黃道之鹵移明矣第谷所定行之二百餘季驗之于天雖無差忒但星行

微渺必歷多年其差乃見然則第谷所定之數亦未可泥為定率惟隨時測
驗依天行以推其數可也

厥民隩鳥獸氄毛釋文曰隩於六反氄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案曰說文卷八上毛部引作鳥獸氄毛云
氄毛盛也則氄字下云仲秋鳥獸毛盛毛亦當作氄若卷三下幾部氄字注云羽獵草絳
車文襄字注云或从衣从朕虞書曰鳥
獸氄毛則未詳其作氄者音人改也

鄭曰與內也文選十四卷顏延
季格白馬賦注馬曰隩煖也氄溫柔貌釋文。林之奇
尚書全解傳曰隩室也民

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與彘細毛以自溫焉

案曰鄭云與內也者孔安國論語注義也詩淇與傳云與隩也釋止云隩隩
厓內為隩李巡云厓內近水為隩說文卷十四下自部云隩水隩崖也大學
引詩作澳彼注亦云隩崖釋文則云澳本亦作與本又作隩說文卷十一上
水部云澳隩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隩然則與隩澳皆通皆有內義故馬孔
作隩鄭則作與而訓為內要此經是言室中與則鄭為長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案曰說文卷七上禾部云稭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稭三百有六旬
今作朞疑衛包所改也定史記作正晷說之云古文作正衛包方作定

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

記時事公羊傳卷王日期四時也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

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

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尚書疏胡志行傳曰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日

莽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

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允

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

官眾功皆廣嘆其善疏曰日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今言三百六十六日舉全數也無閏時不定歲不成故置閏以定四時左傳

云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是也

案曰鄭云以閏月推四時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啓謂立春以後半年閉謂

立秋以後半年分謂春分秋分晝夜平至謂冬至夏至日永日短也攷天體

至圓繞地左旋日月皆右旋以麗天之故皆為天所曳而左轉晝夜之分必

以日之周而為限日為天所曳而繞地一周之間已右行二千九百三十二

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矣即以此所行之里數為天之一度

故日一晝夜行一度也日右行一度則比日之而天之左旋者過一度矣

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復其故處故分周天之度為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通率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

比月之周天而日又行二十七度有奇矣故必更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復與日會是為一月天之旋如磨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

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凡為二十九日者十二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

凡為四百九十九分者十二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如算日之法以九得六凡得不盡三百四十八

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

一歲月行之數也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

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舉全數

日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即每歲小月為

朔虛合氣盈朔虛一歲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焉故一歲

閏率則十日有奇日之八百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日之六五歲再閏則

日之二十七

日之六

日之六

日之六

日之六

五十四日有奇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開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為一章

此亦大略也蓋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為歷元而十九年為章二十七章為會凡五百一十三季三會為統凡一千五百三十九季三統為元則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季日月皆無餘分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又為歷元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案曰說文卷四上曰部屬字注云詞也从白聲聲與疇同虞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卷上之一作疇咨若時登庸云是古文尚書疇字

馬曰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季皆以老歿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尚書疏傳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案曰馬云義和為卿官者馬亦以義和為天地之官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與鄭合也又云堯之末年皆以老歿云云者說詳上文及下文亦與鄭合也

放齊曰允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釋文曰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

鄭曰帝堯九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尚書疏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案曰史記正義單行本已今從震澤王氏刻采入卷數已非原第

故不馬曰九嗣也帝之九子曰朱也尚書疏傳曰放齊臣名九國子爵朱名啓開

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案曰鄭馬以允為嗣者釋詁允嗣同訓繼則允亦嗣也毛詩大雅既醉云永

錫祚允彼箋以為子孫是也傳云允國子爵非也孟子丹朱不肖是嚚訟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釋文曰予音餘又羊汝反

馬曰采官也釋文曰予音餘又羊汝反傳曰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

案曰馬云采官也者釋詁采官也采家同也傳訓事亦釋詁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釋文曰僝仕簡反徐音攝案曰驩兜部忠忽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兜作方鳩僝功說文卷二下元部云逮欽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方鳩僝功又卷八上入部云僝具也从人

禮疏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僝具也釋文曰僝仕簡反徐音攝案曰驩兜部忠忽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兜作方鳩僝功說文卷二下元部云逮欽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方鳩僝功又卷八上入部云僝具也从人

稱鳩聚僝具也嘆其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靜謀消漫也言其工自為謀言起

用行事而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不可用

案曰鄭云共工水官也者周禮攷工屬冬官冬為水虞周同也又云其人名

氏未聞者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誤以康回為共工

名康回者庸違也違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

子皆歿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尚書疏詩十八之三卷大雅棗高疏賈公彥周

禮疏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僝具也釋文曰僝仕簡反徐音攝案曰驩兜部忠忽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兜作方鳩僝功說文卷二下元部云逮欽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方鳩僝功又卷八上入部云僝具也从人

稱鳩聚僝具也嘆其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靜謀消漫也言其工自為謀言起

用行事而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不可用

案曰鄭云共工水官也者周禮攷工屬冬官冬為水虞周同也又云其人名

氏未聞者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誤以康回為共工

名康回者庸違也違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

子云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回邪辟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辟是訓
違為辟與回同也古庸字或作康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適
釋康為庸是也然則共工名氏不可知也鄭又云堯末時義和之子皆歿云
云者說見上下文馬云倂具也者說文義也

帝曰咨四岳

鄭曰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始義和之時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義仲
和仲義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謂之四伯義和子歿分
四岳為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
可知詩崧高疏。賈公彥周禮疏序。禮記王制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陶潛聖賢羣輔錄。傳曰四岳即上義和四子分掌四岳之
諸侯故稱焉

案曰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者周禮說巡守之禮諸侯各朝于方
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然人為天子之卿出即為諸侯之長故鄭又
云堯分陰陽為四時命義仲和仲義叔和叔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
岳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彼注云伯謂為三公者職主也是伯分

主東函者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
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隱五季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
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函者召公主之一相處
乎內然則四岳之職堯時四人殷周則二人也堯時稱岳殷周則稱伯然周
語太子晉以四岳佐禹為一王四伯則唐虞岳亦稱伯故鄭此注又云是為
四岳謂之四伯也鄭又云義和子歿云云者鄭注大傳亦云義和為六卿主
春夏秋冬并掌方嶽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後補成鵬說共工求代乃分置
八伯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是也八伯之名可見
者驩兜等四人餘皆無文驩兜等是代義仲等者故鄭云云也下文有十二
牧據十二州每州一牧若九州除畿內則八州八伯伯是長義故岳牧皆得
通稱也太子晉所說四岳姓姜賈逵韋昭皆以為炎帝後春秋隱十一季左
傳許太岳之允也杜云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襄十四季傳諸戎四嶽之
裔也杜云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詩大雅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為四
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申齊許又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

尚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以上諸條皆謂堯時四岳乃姓姜也而孔傳則云四岳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據姜姓乃炎帝神農氏之後而羲和乃少皞顓頊之後似四岳非羲和矣鄭則與諸家說及孔傳又俱不同以今攷之蓋堯時居四岳之官者本不一其人當其始命羲和四子為之其後分為八伯又命驩兜共工放齊鯀等為之此節四岳正指驩兜等也其後堯老舜攝流放四凶舉禹治水而又有姜姓者居四岳之職佐禹治水然則諸家說以為姜姓者舉其末後者言之孔傳以為羲和者舉其最初者言之如此則鄭與諸家說似皆是但此節四岳自是當羲仲等老成後驩兜等代為八伯互相薦舉不得為羲和四子孔傳非是至姜姓佐禹則當鯀不成而舉禹之時尤在其後更不得指為此四岳然則惟鄭為是諸家皆非也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書曰有能俾變今作又疑備包本
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為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

包裹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僉曰於鯀哉

釋文曰於音鳥

鄭曰於者鳴聲

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疏

馬曰鯀臣名禹父也

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傳曰僉皆也

案曰鄭云於者鳴聲者鳴當作鳥說文卷二上口部無鳴字卷四上鳥部孝鳥也取其助氣故以為鳥呼俗作鳴非是重文鯀古文鳥又重文於古文鳥省唐元度九經字樣於部云於本是鳥鳥字象形隸變作於本非從於作於者訛是也馬云云者夏本紀文也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釋文曰方馬如字鄭王音放

鄭曰方讀為放謂放棄教命

尚書疏馬曰方放也

釋文

傳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

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四下放部逐也从支方聲逐有棄義放既从方得聲則方亦可通放也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釋文曰異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

馬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于鯀尚書疏王曰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傳曰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乃還堯據眾言可試故遂用之載季也三考九季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案曰傳以异為已說文卷三上夬部異舉也从升已聲引虞書此文為證傳義非也馬王云云者堯知鯀惡狗眾用之故推其義如此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願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史記五帝本紀

集解馬曰朕我也與讓也傳曰堯季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季則

時季八十六老將求代與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疏曰徧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季孔必有據未知出何書

案曰鄭以庸為用者說文三下用部義也馬云朕我釋詁文與讓與孫通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案曰否史記作鄒論語子所否者論衡引作鄒訓為鄒之鄒故陸氏釋文又音鄒蓋稷云否則成之徐邈音鄒釋名釋言篇云鄒否也鄒劣不能有所堪成也是否鄒同也

傳曰否不忝辱也辭不堪

曰明明揚側陋

傳曰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鄭曰師諸侯之師尚書疏馬曰舜謚也舜歿後賢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謚

釋文王曰虞地名也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民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

臣眾舉側陋眾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

位尚書疏傳曰師眾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

案曰鄭云師諸侯之師者益稷州十有二師鄭彼注云師長也九州州立十

二人為諸侯師以佐其牧是也王孔云眾非也馬云云者詳書序

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傳曰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無曰曰瞽舜父有目不能

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

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

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

疏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

鄭曰試以為臣之事尚書王曰試之以官尚書傳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疏曰妻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

案曰鄭云試以為臣之事者指下慎徽等王與鄭合傳疏非也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

鄭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尚書傳曰女妻刑法也堯于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案曰鄭云不言妻者凡以女與人曰妻桓六年齊侯欲妻鄭太子忽論語以其子妻之今日女子時孟子萬章下篇亦云堯之于舜二女女焉立文有異故解之因不告其父故不序其正也不告其父者孟子萬章上篇云娶妻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告則不得娶也帝之妻舜而不告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是也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馬曰水所入曰汭媯汭媯水之曲

水經四卷河水酈道元注。案曰水經本有四十卷。卷四十五。後人妄分以足四十之數。非原第。李昉等太平御覽六十四卷。

地部。羅泌路史國名紀。四卷注。又餘論七卷。王曰媯汭地名水經四卷河水注。太平御覽六十四卷地部。傳曰降下嬪婦也舜為匹

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于虞氏嘆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疏曰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太陽山鹵虞地是也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鹵鹵流至蒲坂縣南入于河舜居其有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

案曰馬云水所入曰汭媯汭媯水之曲者毛詩芮鞠之即傳云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是也酈道元云有二水南曰媯北曰汭異源同歸渾流鹵注入河恐非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案曰東晉分慎徽以下為舜典後人又增二十八字于其首今就鄭氏元本

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徽善也釋文王曰徽美也釋文

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案曰鄭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者下文司徒敷五教文十八季傳虞書數舜之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是也馬云徽善釋詁文王訓美意同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于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

案曰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季傳義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鄭曰賓讀為賓謂舜為上賓以迎諸侯尚書疏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案曰鄭云賓讀為賓舜為上賓以迎諸侯者賓為古文賓見儀禮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云祭公賓喪注賓贊禮儀又云內史賓侯注賓相史記蘇秦傳必長賓之義作賓是也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季傳義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鄭曰麓山是也釋文王曰麓錄也堯納舜于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萬機之政任之事無不統自慎綴五典以下是也尚書疏釋文虞世傳曰麓錄也納舜

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案曰鄭馬云麓山足也者說文卷六上林部云林屬于山為麓是山足也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得者與鄭馬合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云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闕駟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此山上有堯祠世俗或呼宣務山余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為縣令徐整銘云土有禩務山方知此禩務山也然則納于大麓北齊人猶能實指其處鄭馬注不可易也王破麓為錄解為大錄萬機王充論衡卷二十八正說篇引此經并引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所引即當日博士之說王肅號為傳古文乃取今文家說以與鄭立異傳出王肅故同其說其實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釋文曰底之履反本或作底非

鄭曰三季者賓四門之後三季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底定也釋文王曰底致也釋文

○案曰弗嗣史記作不懼徐廣曰公文尚書作不怡怡懼也太史公自序云唐虞遊位虞舜不言索隱曰台音怡悅也然王莽傳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嗣則古文本作嗣也

十五卷陸士
衡演連珠注

傳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

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季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舜辭讓于德不能嗣

案曰鄭云云者三載考績故知是賓四門後三季時當歷三考也馬云底定

王云致者釋詁底定同訓止故得通相訓又周語韋昭注以底為致是也

正月上日釋文曰正音
政又音征

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

月上日即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尚書疏○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玉海九卷
○文十二卷○羅莘田以後紀注十二卷馬曰上

日朔日也史記五帝
本紀集解王曰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

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尚書疏○
玉海九卷

案曰鄭云云者鄭注三帛以五帝皆改正朔不始于殷周甘誓三正馬融云

建子建丑建寅雖與鄭異要亦有據王肅乃云自夏以上皆建寅非也

受終于文祖

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馬曰文祖天也天為

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釋文王曰文祖廟名釋文傳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

者堯文德之祖廟

案曰鄭云云者司馬貞引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

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

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是也攷五行為太一之用以生成物王者各感五行

精氣以生故四時既各祭當方帝南郊則專祀感生帝惟圜北祀昊天上帝

則太一是又為明堂以象五行唐虞夏殷周皆然詳見月令鄭謂文祖即明

堂此古義也馬以文祖為天即感生之義與鄭合也傳以為堯文德之祖廟

史記以為堯太祖據禮緯稽命徵鈞命決以為唐虞立五廟蓋太祖及高曾

祖禰四親也如文祖為祖廟應兼五廟而言考帝系及世本皆云黃帝生元

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則黃帝以下四世為堯四親不知黃

帝以上更以何人為太祖以充五廟之數要之舉天可見祖舉祖不足該天

傳說非也

案曰據鄭馬孔幾當
作機唐人改從王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曰其轉運者為機其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

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又正義。宋書二十三卷

律歷志。文選五十三卷李蕭遠運命論注。玉海四卷儀象門。六經天文。馬曰。璿美玉也。機渾天

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筒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

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

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殺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

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皆以璿

機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尚書疏。史記索隱九卷。文選運命論注。玉海二卷

傳曰在察也璿美玉機衡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疏

曰玉是大名璿是玉別稱機衡俱以玉飾但立文不可以玉機玉衡所以變

其文機衡者機為轉運衡為橫簫運機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漢以來謂之渾

天儀者是也

案曰鄭云璿機玉衡渾天儀也者言天體者三家一周髀亦曰二宣夜三渾天

宣夜家絕無師說不知其術若何周髀之說謂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

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

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

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云天之形狀

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

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

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

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

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

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

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

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

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

邕鄭康成陸績王蕃姜岌張衡晉葛洪皆論渾天之義江南宋元嘉中皮延

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令錢樂之亦鑄銅為儀傳于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

于長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

月星辰之所在自唐宋以來其法漸密大約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西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鹵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而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

旣得隨環東鹵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鹵南北無不周遍故曰四遊此其畧也鄭又云七政日月五星也者月距地最近次水次金次日次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遠月右旋最速次水次金次日次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遲就其行度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朏朏五星有遲留順逆不同故必有以齊之七政之行紀于天之度而天度不離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交于赤道以會于兩極者爲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爲赤緯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于黃道以會于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爲黃緯聖人爲璿璣以象之玉衡以窺之察日之南北節氣早晚可辨察日之出入晝夜永短可分察月之周天與會日晦朔弦望期候可定至五星之會日冲日而有合伏還望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日月五星互相掩而有交食凌犯俱可推步不爽所謂齊也

緯類于上帝

鄭曰禮祭上帝于圜北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馬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釋文

王曰肆綏也上帝天也

釋文。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文選十七卷王子淵洞簫賦注。

傳曰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

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案曰鄭馬云云者國有非常之事行告祭之禮謂之類類者其禮類正祭也小宗伯凡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祈之類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巡守之類也王制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大雅文王云是類是禡釋天云禡師祭也行師之類也肆師類造上帝戰勝之類也此經所言攝位之類也五者事各不同而其爲非常則同故王制疏云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異其意同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其祭之地則月令疏引今文尚書夏侯說云類祭天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之事也又詩毛傳云于內曰類于外曰禡疏以爲類祭在郊而言于內曰類者對禡而言禡于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雖在郊猶是境內故分內外也又考肆師注云爲兆以類禮祭上帝依郊祀而爲之賈公彥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

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知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于四郊也據諸說考之則禱祈行師與攝位皆在南郊巡狩亦當同肆師戰勝別爲壇兆裴駮解史記引鄭此經注則云禮祭上帝于圜丘鄭于諸經注所言周祀天之禮冬至祀天子圜丘以鬯配夏至祀五帝于南郊以稷配二禮不同其地據北史李業興傳雖異地要圜丘亦在南郊今此類祭禮儀應依冬至圜丘不依夏至南郊何則鄭明言禮祭上帝于圜丘是所祭即天皇大帝乃北極耀魄寶故馬以爲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是馬與鄭合其稱上帝則以帝不得兼稱天而天得兼稱帝也王肅解經以爲天一而已安得有六不分郊丘故云上帝天也傳又以兼告天及五帝三說不同王與傳皆非也攷祭法所說禘郊祖宗鄭以爲皆祭以配食禘謂祭昊天于圜丘則此類祭于圜丘必當依類禘祭爲之五帝靈威仰等不及也

禋于六宗

鄭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

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

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黃度尚書說一卷。胡士行尚書詳解一卷。

詩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十七卷月令疏。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杜佑通典四十四卷吉禮篇。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卷禮儀部。王應麟玉海一百二卷郊祀部羣祀門。小學紺珠一卷。又九卷。章俊卿羣書攷索二

十五卷。馬端臨文獻通考八十一卷。羅泌路史餘論五卷。馬曰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

時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

其謂六也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許謙讀書叢說二卷。續漢書祭祀志注。通典四十四卷。玉海一百二卷。小學紺珠九卷。羣書攷索三十五卷。文獻通考八十一卷。路史餘

論五王曰禋絜祀也六宗者所宗者六皆絜祀之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

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旱也禋

于六宗此之謂矣尚書疏。釋文。徐堅初學記十三卷禮部。歐陽詢藝文類聚三十八卷祭祀類。玉海一百二卷。小學紺珠一卷。羣書攷索三十五卷。文獻通考八十一卷。案

曰晉書十九卷禮志魏明帝問六宗王肅以為易六了肅解經與議奏自岐其說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

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案曰鄭云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者鄭以禋是祭天神義主燔燎大

宗伯以禋祀祀界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燹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然則

三祀本同皆取升煙之義特錯舉互文耳袁準正論曰禋者煙氣煙焜也天

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

傳曰精意以享曰禋此之謂也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

周禮之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焜之體也書曰禋于文武者辨其取精意以

享也先儒云凡潔祀曰禋若潔祀為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

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準

此論最得鄭意也鄭又云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

中司命風伯雨師也云云者鄭既正釋禋字之義故即據大宗伯文以實六

宗之名也鄭注大傳據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推六宗皆天神太學

博士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不在宗除

去日月恰得六數其說精矣其餘諸儒各自立說馬云天地四時本之大傳

司馬紹統駁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然則馬注非也王云四時寒暑日月

星水旱偽孔傳從之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幽禋祭星雩禋祭水旱也此王及偽孔傳所本司馬紹統駁

云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可乎然則王及偽孔傳非也司馬氏之駁馬王雖是但又妄駁鄭則非其自翔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取羣經所言祭祀除去祖廟餘則盡指以充六宗浮游汗漫尤覺不可為訓若歐陽和伯夏侯建劉歆賈逵張髦虞喜孟康摯虞及魏孝文帝言人人殊今皆不取

望于山川

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徧于羣神

案曰徧史記作辯徐廣音班愚謂徧同用徐讀非也樊毅修尚書注云辯于羣神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注云今文辯皆作徧鄉射禮云司射乃比眾耦注云眾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大射儀大夫辯受酬注今文辯作徧又辯獻大夫又射爵辯又主旅于肉階上辯由禮主人延客食飲然後辨殺主人未辨客不虛口左傳子言辨舍節于季氏之廟杜預云辨徧也荀子修身篇云徧善之度注云徧讀為辯韓詩外傳云君子有辨善之度是也

鄭曰徧以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工陵墳衍之屬

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時邁序疏。又十九之四卷般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傳曰羣神謂工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案曰鄭云羣神若工陵墳衍之屬者上文因上帝及六宗六宗是天屬此因

山川及羣神羣神是地屬故鄭專指工陵等傳兼古聖賢非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案曰輯馬作揖史記同占字通用

馬曰揖歛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歛之使

舜親往班之

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王曰輯合也

釋文

傳曰輯歛既盡觀見班還后君也舜

歛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

于諸侯與之正始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

朔日受終又徧祭及歛瑞入月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至月末也

案曰馬云揖歛者晉語君輯大夫就車是輯揖通檀弓輯屨注輯歛也是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

釋文曰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收收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柴士皆反

鄭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

燎也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

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

公羊傳隱八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莘路史後紀注

馬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釋文。史記五

卷上

帝本紀集解。路史後紀注十二卷。

傳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

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

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疏曰正月班瑞二月

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

為祭天告至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王制及書傳文鄭

元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粢盛盞豆爵獻之數考五等諸侯適天子皆

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

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饗餼

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坵伯與侯同據此諸

文與孔傳玉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

周禮侯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

案曰鄭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者鄭周禮小宰注正歲夏之正月得

四時之正是鄭意以堯用地正巡守特用人正也王制疏云巡守皆以夏仲

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

馬以為受終後五年之三月者五載一巡守也傳以為二月頒瑞之明月愚

謂二月上加一歲字則更端之辭非承上月而言且既月方日觀羣后安暇

便巡守哉傳說非也鄭又云柴燎也者說文弟一上示部云柴燒柴焚燎以

祭天神即引此經以證則柴是燔燎馬注同也裴駙引鄭注誤作柴祭東岳

云云攷大宗伯三祀積柴實牲燔燎升煙皆祭天神與山川無涉則柴為祭

天告至無疑鄭王制注云柴祭天告至也鄭之解經必不自相矛盾裴誤添

祭東岳三字也王制觀諸侯彼注云觀見也疏云謂見東方諸侯即此經肆

觀東后之事其禮詳儀禮觀禮篇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釋文曰度如字量力尚反

鄭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

因巡守而合正之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釋文。公羊隱八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通典五十四卷禮。玉海。六卷律歷門。馬曰律法也釋文。玉海。六卷律歷門。王曰同齊也律六律也釋文。玉海。六卷律歷門。傳

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

均同疏曰周禮太史云正歲率頒告朔于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

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
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始作甲子紀日每六十
日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類故須合之
律候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
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于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
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鐘之管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
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
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
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
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
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鎰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
起于律也

案曰鄭云律陰呂陽律也者春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大合樂彼注六律合

陽聲者六同合陰聲者又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彼注云聲之陰

陽各有合陰呂即六同陽律即六律也漢律歷志一黍為一分疏作千二百

黍為一分漢志合龠為合疏作十龠為合皆誤也合龠當即兩龠若十龠為合則一合乃

乃太多且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為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斤若十龠為合則一合乃有五百萬母

升有五十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即以今市中所用量校之米一升僅得一斗零二兩稻米與黍其性輕重

未詳然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甚遠必無此事儀

禮既文朝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則古米一升實一斤零四兩強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釋文曰贊音至本又作摯。案曰說文六下貝部無贊字

圭卿羔大夫雉士雉庶人之摯匹摯皆從手周

禮大宗伯六摯亦從手孟子又作質古字同用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即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

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

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纁也二生一死贊者羔雁生

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贊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

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

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詩二之二卷。抑風貌

春官序官疏。禮記卷首疏。又四卷曲禮下疏。又六卷禮記上疏。公羊傳隱八年疏。論語二卷為政篇

刑易疏。張存中論語通證上卷約鄭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又張守節正義。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

又八十七卷圭璧門馬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贊二生羔雁卿大夫所

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

嫡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

執黃尚書疏。王與之周禮訂義三十卷。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傳曰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

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

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器謂圭璧疏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

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

禮親萬民五禮謂此也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

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

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

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

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元黃者孔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王肅云

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云皮帛者束

帛而表之以皮為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為飾

案曰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者此巡守所修故以為五等諸侯

之禮馬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偽孔傳從之攷春官大宗伯五禮修之平日

何待此時馬及傳非也且鄭六藝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然則鄭

以五禮之名起于周唐虞未有也鄭又云三帛所以薦玉也云云者鄭以三

帛即玉之纁藉也後漢陳寵云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故正義云如鄭意推之

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一月為正尚黑

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一月為正

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上未聞說

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又春

秋緯元命包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

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

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鄭說見公羊傳正義及史記

集解所述三正之色最為有據纁藉所以薦玉此巡守覲后所重瑞玉故屢

言之馬王說三帛五器與鄭異皆非也

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
朝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案且如鹵禮公羊疏鄭作如初釋文云如鹵禮方與本同馬本作如初釋文用
王肅本今本乃開皇購得之方與本又何休公羊注引此經至于北嶽如鹵禮
下多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嵩字說文
所無何休所引又若可信未知其審

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
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公羊隱
八年疏。杜佑通典五十四卷

馬曰卒乃復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卒終復還也

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歿則否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疏曰聘
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于說
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
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
已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歿則否鄭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
若如鄭言當于東巡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後始言歸乎且
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

案曰鄭云卒已也云云者鄭以每巡一嶽禮畢即歸後乃更去其義則鄭自

說之詳見下節也馬及偽孔非是

歸格于藝祖用特

鄭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嶽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
文所以不一嶽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嶽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
後乃始云歸耳詩十九之一卷周頌我將疏。通典五十一卷
四卷吉禮篇。玉海九十九卷郊祀門馬曰藝禰也釋文傳曰巡守四岳
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案曰鄭云藝祖文祖猶明堂者說詳上文馬以為禰廟非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鄭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奉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季四方諸
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一卷。禮記十一卷王制疏。衛湜禮
記集說二十八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玉海七十卷朝儀門馬曰四
朝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釋文傳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
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奉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
明奉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奉鹵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奉北方諸侯冬

季來朝又明季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季一朝天子天子亦
五季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之朝分為四部四季乃徧總是五季
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
皆是也馬乃以四朝即指四面朝于方岳王與馬同偽孔傳又襲其說然天
子巡守而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即上文肆覲東后之事此處何用複述傳強
為回護云將說敷奏故申言之而疏又附會云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
敷奏敷奏因朝而為故申言之亦自知辭窮矣且此若以為朝之正禮則諸
侯竟不一至京師耶若非正禮則經何但言巡守之朝而朝之正禮絕不一
及耶抑豈來朝京師遂不必敷奏耶皆謬也王制云天子五季一巡守鄭彼
注云五季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五年專是虞制鄭所傳尚書
虞夏同科故連言夏周十二歲則鄭據大行人其夏殷彼疏依鄭志當六季
一巡守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

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疏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肇十有二州

鄭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

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夏為之定界釋文二十九卷爾雅釋地音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一百八十卷州郡篇。玉海十

七卷地理門。通鑑地理通釋一卷。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

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于是為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通典一百七十二卷州郡篇。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卷州郡部。案曰王曰舜為冀州之地太

廣分置并州至夏復為九州省并州合于冀州周之九州復置并州李吉甫元和郡縣圖

志十三卷河東道太原府。樂史太平寰宇記四十卷河東道并州。案曰王肅此條李吉甫摘取之故無全文。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

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案曰鄭馬云云者冀沆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

南曰豫州河鹵曰雒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沆州濟東曰徐

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注此文與職方禹貢並不同疑是殷制職方云

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沆州正鹵曰雍

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鄭彼注云此州界揚荊豫沈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賈公彥疏云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并蓋冀沈荆揚豫雍唐虞三代之所同餘州沿革五異今此經云十有二州鄭馬即據禹貢釋地職方之文推而知之故孔穎達疏云王者廢置理必相沿職方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于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爲之釋地無梁青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爾雅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地知分青州爲之則此十二州自是九外益三也又鄭馬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孔傳同故疏云禹之治水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季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晉書地理志亦云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劬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乃漢地理志則云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堯遭洪水分爲

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宋書州郡志亦云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夏制九州諸說皆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前當從鄭馬說疏又云居攝之時置十二州其後終舜之世常然故下文敘即位後事亦云十有二牧若宣三季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如禹貢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鄭曰濬水害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

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禹治水功成後尚有流川未通利者亦足爲害故濬之上文肇十二州封十二山皆禹治水功成後事則此亦治水功成後事非方治水事禹自述其功云予決九川距四海又云濬畎澮距川次第分析言之甚明也若然受終以後歷敘新政而不及正敘禹治水但言濬川者別有禹貢避重出也

象以典刑

鄭曰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周禮三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小學紺珠八卷。馬曰言咎繇

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

用不越法疏曰易繫辭曰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為

做法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

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刑用不越法

案曰鄭云云者此句乃為下諸文之綱故鄭以正刑五兼流宥鞭扑贖言之

傳與鄭合也正刑五者墨劓宮剕殺見周禮秋官司刑掌戮諸職其實則起

唐虞以前考苗民之劓劓椽黥用以殺戮無辜故舜遏絕之非謂不用五刑

此經所言及下文五刑有服梟陶謨五刑五用皆是也書序穆王訓夏贖刑

作呂刑鄭注司刑引呂刑以為即夏時之法又多方劓割夏邑此夏之刑也

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康誥無或劓刑人此商之刑也然則肉刑三代

亦皆有之馬融云云說與鄭異馬本大傳彼文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

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矐以居

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又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贖

者以墨矐贖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漢文帝十三年下令曰有虞

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諸說皆以象刑為畫象之象其言

出于戰國奸民游士之口故荀卿非之曰世俗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

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亦

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處而傷人者不刑也

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所謂象刑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

赭衣者哉然則象刑即五刑斷從鄭注為正也

流宥五刑

鄭曰其疑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尚書疏。馬曰流放宥寬也三宥也一日幼少二

日老耄三日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謂君不盡刑殺宥之

以遠方尚書疏。王元亮唐律疏義釋文。卷二。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案曰鄭云云者禮記云屏之遠方東方曰寄南方曰棘終身不齒左傳云投

諸四裔以禦魘魅其刑次于大辟如四凶罪最大援八議之法以流宥之但

貸其死而已其墨劓剕宮皆有流宥則當按道里之遠近以為其罪輕重之

差也馬以流宥為幼少老耄蠢愚攷此乃三赦之法在秋官司刺直赦之而不刑者不得為流宥馬注非也

鞭作官刑

馬曰官刑為辨治官事者為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案曰馬云云者疑若漢唐以下少府軍器監等官有造作不如法用此刑疏引秋官條狼氏大夫不關鞭五百及左傳鞭徒人費等恐皆非也

扑作教刑

鄭曰扑檜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不勤道業則撻之疏曰學記

云榎楚二物收其威鄭云榎槁也楚荆也二物可扑撻犯禮者

案曰鄭云扑檜楚也者檜夏古字同檜即槁也爾雅釋木槁山榎郭璞云今之山楸是也

金作贖刑

馬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金黃金誤

而入刑出金贖罪疏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

金鐵不同者古金銀銅鐵總號為金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罇桃氏為劔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于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于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案曰馬云金黃金也者謂銅也禹貢金三品鄭云銅三色是銅赤金古贖罪用銅也呂刑鍰字本銜字彼傳六兩下脫去大半兩三字千銜當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云三百七十五斤者誤辨詳呂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鄭曰膏災為人作患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則用刑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膏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案曰鄭云終身以為殘賊者鄭以賊為掩義隱賊寇賊姦軌之賊也孔訓殺如鉏麀賊趙盾之賊非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案曰恤史記作靜徐廣曰今文云謚安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謚以溢我廣韻引云謚以溢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又云何以恤我溢與謚字相類謚又與恤通故左傳作恤然則此經古文作恤與今文作謚本通而史記作靜則以訓詁代經文也

傳曰舜陳典刑之義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流共工于幽洲案曰洲鄭注禮記引堯典作州漢地理志十二州都占曰水中可居曰州此本爾雅釋水文字居水內故以為名又說文微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古文作州臣鉉等曰今別作洲非是古九州與州皆作州今本爾雅毛詩尚書皆俗人妄加水

鄭曰幽州北裔詩十一之一卷馬曰幽陵北裔也中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幽州北裔者舜分燕以北為幽州是北裔也下文崇山三危羽山竝言山此不近大山故但以州言之當日必實有一地以流之但已無攷括地志云在檀州燕樂縣即今密雲縣懸臆說也

放驩兜于崇山

馬曰崇山南裔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馬云崇山南裔者與上文北裔相對但今鄭注已佚耳鄭必與馬同也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則其地亦不可的知也杜佑云在澧州澧陽本漢零陽地今為澧州永定縣恐臆說也

竄三苗于三危案曰說文卷七下尸部竄塞也从尸聲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最切又尸部竄也從鼠

馬曰三苗國名也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三危鹵裔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

案曰馬云三苗國名也者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云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史記云三苗在江淮荊州是國名也又云三危鹵裔也者鄭禹貢注引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鹵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鹵南孔穎達云地記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則三危自是鹵裔但今鳥鼠之鹵岷山之北積石之南大山亦多不知當以

何山為鄭所指之古三危闕疑可也杜預注昭九年傳云三危在瓜州今散煌攷散煌即今縣屬甘肅安鹵州如杜說則三危在河之北與鄭不合恐非也

殛鯀于羽山

馬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勿學綱目覽

案曰馬云殛誅也者說文卷四下夕部云殛誅也即引此經為證是也又云羽山東裔也者禹貢徐州蒙羽其藝即此羽山昭七年左傳鄭子產對晉韓宣子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鹵南漢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縣所殛續漢郡國志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北獨居山鹵南有淵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為懲父山晉書地理志亦云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縣之鹵今屬江南贛榆縣界縣南有祝其故城即漢舊縣是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案曰陸德明云罪本作皋泰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說文舉犯法也从辛从自言皋人

也

鄭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暉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驩兜為渾敦共工為窮奇鯀為檮杌三苗為饕餮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尚書疏。又約鄭義。襄二十一年左傳疏。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而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
尚書疏。襄二十一年左傳疏。案

曰王此條或在聖證論
傳曰皆服舜用刑當其罪

案曰鄭引左傳者文十八本文又云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者四罪在治水功成後故列舜居攝之後堯殛落之前其次序按經自明也僖三十三季左傳晉曰季對文公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襄二十一年季祁奚謂范宣子曰鯀殛而禹興此特為舉賢不拘族類而發其文不必泥王肅非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案曰說文卷四下夕部引此經作放勳乃殛落
傳曰殛落死也堯季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

十八載堯夙壽一百一十七歲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過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季則華夏可知

案曰自釐降二女以下至納于大麓皆舜徵庸事自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舜攝位事徵庸二十載攝位八載時堯委政于舜故總之云二十有八載孟子引此趙岐注言舜攝行事時未為天子也又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趙岐注二十八季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史記堯立七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季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季按上文堯欲與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季史記與經合鄭說同此的然可據者也孔傳乃謂堯季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而得舜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受終至堯崩二十八載堯壽一百一十七歲十六即位書傳皆無此言孔穎達已疑之其以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合為三十載收下文二十字為三十以就其說尤為誣妄惟王肅與之同皆非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王日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夏而上皆寅正尚書疏。羅奉路傳曰月史後紀注十二卷

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三季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案曰鄭以月正為改正而王云夏以上皆寅正鄭以文祖為明堂而偽孔傳以為祖廟二義不同當以鄭為正說已詳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案曰說文卷十二上門部闢虞書闢四門从門从夂今作闢晉人改

鄭曰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詩四之二卷鄭風緇衣疏傳曰詢謀也

謀政治于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疏曰論語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行之所由故以言仕路

案曰鄭云云者傳與鄭同論語鄭注言弟子從我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故疏引以證四門四門卿士所居卿士職出政教薦賢其首務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釋文曰難乃且反

鄭曰能恣也詩十七之四卷大雅民勞疏。陸德明經傳釋文王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尚書

傳曰咨亦謀也所重在于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

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于四夷皆相率而來服疏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

案曰鄭云能恣也者詩柔遠能邇傳云柔安也箋云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疏云尚書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恣則此云仰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是也王及傳以柔與能皆訓安非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鄭曰載行也尚書疏馬曰奮明庸功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載事也成也尚書疏文選二十卷

詩傳曰言舜曰以別堯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案曰鄭云載行也者說文載乘也从車戔聲引易大車以載是有行義周語登奉以載其毒韋昭注載行也是也王及傳非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

鄭曰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強法必有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

故曰丞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賈公彥周禮疏序又三十九卷考工記流玉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傳曰四岳同辭而

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案曰鄭云云者周禮冬官為司空周官必因前代且此司空主平水土與周司空執度地職同知司空是冬官但司空之名始見于此上文惟有共工無司空知初時冬官為共工也鄭上文注云共工水官名以行言為水官以時言為冬官也文十八季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主后土即平水土知禹在八愷內舜所舉服虔注左傳亦以八愷為禹丞之屬也改命司空云云者初時冬官為共工惟禹治水有司空之名故知欲寵異禹特改官名也云舍司空為共工與虞者周禮司空主事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非司空鄭以虞與共工並言者以禹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益但佐禹而已禹既宅百揆舍其舊職知虞與共工皆舍故更命丞益分任其職不得以周禮為難也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馬曰懋美也釋文王曰懋勉也釋文傳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

居是百揆勉行之

案曰馬王云云者懋訓勉見說文心部而懋與茂通是有美義也傳云稱禹前功命居百揆者禹平水土實堯時事舜卽真時水功成久矣知是舉前功也魯頌閟宮疏申鄭箋意謂禹宅百揆乃天官是由冬官升居此職天官冢宰六卿之長事無不統舜本由百揆進而居攝今卽位命官首使禹宅百揆是亦攝位之端也足明此經是舉其司空之前功以申百揆之新命或謂古者三公或兼六卿或兼師保傅或兼四岳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滑夏寇賊姦宄責之司馬溝瀆雍過水爲民害責之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三公兼六卿也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三公兼師保傅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鹵召公主之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是三公兼四岳也說見周禮地官序官禮記文王世子大戴禮保傅書序周官時洪水雖平然功緒猶有未竟司

空非禹莫任故使以百揆兼領之殆卽三公兼六卿者此說非也鄭注明言禹登百揆舍司空百揆是天官卽或三公兼領但領太宰司徒可矣若又領司空是六卿兼其三三公兼其二必不然矣經言汝平水土實是舉司空前功以申百揆新命非留司空舊任而重加戒飭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案曰說文卷八上依部皋陶與陶同从依自聲虞書曰皋陶繇今本晉人改

鄭曰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尚書疏。詩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賈公彥周禮疏序。傳曰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

案曰鄭云稷棄也者棄是后稷之名事見詩生民及閟宮也又云初堯天官爲稷云云者說已見前傳云稽首首至地者太祝辨九擗一誦首二頓首三空首注云稽首頓首地也頓首頓地也空首頓首至地者太祝辨九擗一誦首二頓首三者相因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爲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卽舉故名頓首稽首者稽謂稽留之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稽首頓首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卽舉故

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用之也

帝曰俞汝往哉

鄭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救使住宅百揆

案曰鄭云云者意與偽孔同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案巨阻馬作祖

鄭曰阻讀曰阻厄也時讀曰時始者洪水時黎民厄于飢汝居稷官種時

五穀以救活之詩十九之三卷周頌文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祖始也陸德明經典釋文七卷毛詩音義下王曰阻難也播

敷也尚書疏傳文傳曰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于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

美其前功以勉之

案曰鄭云阻讀曰阻厄也者此字古文必作且宣和博古圖卷二周穆公

鼎雖公緘鼎凡皇祖祖考皆作且古金石文類此甚多故馬作祖訓為始但

說文卷十四上且部云薦也从儿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阻从牛肉在且上

是且阻同物故鄭讀若阻而阻音與阻同因訓為厄王肅竊其義改訓難偽

孔襲之但竟直改為阻則非是引鄭者亦就偽本其實鄭注必是且讀曰阻

云云也又讀時為時解為種時者說文艸部云時稷別種是也鄭又云始者

洪水時云云者鄭意亦以此經為舉棄前功也棄為后稷自堯時已然中候

握河紀堯即政七十二季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也孔穎達云稷之功成實

在堯世其封于郅必是堯封故毛鄭皆以為堯周本紀乃云舜封棄謂后稷

之號亦起舜時不可信也又中候及刑德放皆云稷為大司馬故鄭元魯頌

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

稱焉孔穎達疏云堯典說舜命羣官禹宅百揆天官也契為司徒地官也伯

夷為秩宗春官也咎繇為士秋官也垂為共工冬官也惟棄褒述其為稷之

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為夏官也穎達此疏申衍鄭義最確此經

雖舉棄播穀之前功其實棄此時已為司馬矣據鄭說堯時天官為稷棄為

之其後當因夏官司馬之人即命棄改領其職蓋古者兵農不分軍將即命

卿卒伍即農民棄既長于農事宜作此官棄既為司馬則天官虛位此舜所

以求宅百揆者而以命禹也下文惟明克允下鄭注以稷契皋陶三官皆堯

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二十二人下鄭馬注皆以稷契皋陶不在舜新命

二十二人之數然則棄不但為稷官在堯時即為司馬亦在堯未崩舜未受
終以前故論衡吉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怪乃
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案曰說文卷十下心部慈字注云順也引唐書五品不遜以證此古

鄭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五教五品之教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五品五

常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案曰鄭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者文十八季傳舉八元使布五教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契在八元中也祭法契為司徒而民成注云民成謂知五教
之禮也是也王云五常即五教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

鄭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夏華夏

案曰鄭以猾為侵亂者晉語齒牙為猾韋昭注非也方言卷十二云小兒多詐
謂之猾是侵亂也但說文無此字疑當為滑荀子成相云無鉞滑史記滑稽

楊倞司馬貞皆訓亂是也

寇賊姦宄

鄭曰強聚為寇殺人為賊由內為姦起外為軌周禮三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傳曰羣行攻劫曰
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

案曰鄭云由內為姦起外為軌者成十七季長魚矯對晉厲公曰亂在外為
姦在內為軌是姦軌固有內外之分左與鄭不同者所傳本異也鄭以宄作
軌史記亦作軌者隱五季滅偃伯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軌法也以軌為宄猶
以治為亂也

汝作士

鄭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尚書疏馬曰士獄官之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士理官也疏

曰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為官名月令命大理昭十四季左傳叔魚
攝理是獄官為理官也

案曰鄭云云者釋詁文及秋官序官士師注義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鄭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尚書疏馬曰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伏五刑當就三處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疏曰魯語云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故大者致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朝市國語賈逵注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于朝士已下于市傳義亦當然也

案曰鄭馬以三就為原野市朝甸師者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割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宥之三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甸人掌郊野之官不于市朝者刑于隱處不以減同類示國人也然則甸師正刑人處之一不容遺漏故鄭馬以此配原野市朝為三就王肅亦同偽孔傳則據魯語改之傳多取馬王而間立異以泯其迹此解是也但魯語五刑一甲兵則征討諸侯刑之至重不在五刑內者也二斧鉞則大辟也三刀鋸則劓剕宮也

四鑽笮則墨也五鞭扑則又至輕亦不在五刑內者也與尚書五刑不同又魯語原野指用兵征討市朝方指斧鉞等鄭馬則以原野為用墨劓等刑處所之一又各不同作偽傳者不知鄭馬之意又未明魯語與書不同妄引為說非也又三就兼五刑言疏云專指死罪餘刑可不拘者亦非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案曰王制釋文宅鄭知嫁反王如字

鄭曰宅讀曰咤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羣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也尚書疏又周書五政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陸德馬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八議之辟不忍殺宥之以遠尚書疏傳曰謂不忍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案曰鄭以宅為懲艾之器者孔以宅即居文義復疊史記作度亦似紆回故鄭破讀也鄭又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云云者以夷鎮蕃于九服為遠故分

為三居也傳則以為一四裔二九州之外三千里之外疏云四裔最遠調人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鹵方曰燹東方曰寄注云燹寄于邊遠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據其遠近其實一也愚謂傳疏非也調人云云乃謂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已會赦猶當使離鄉僻讎耳此乃赦後之事非刑法之正何容牽合以為三居之制其上文言過而殺傷人此為赦令所及則亦過而殺傷人者耳若非過殺赦尚不及安得有辟讎之事三居者乃是平日執法定罪因其于八議猶有可援故入之五流與調人赦後事迥別且其中竝無九州之外一條則不可執以附會孔傳明矣况入學不率教猶且屏之九州之外此犯五刑者皆罪惡重大本當斷肢體刻肌膚今乃但徙之千里之外何足蔽厥辜耶當從鄭居之夷鎮蕃為磔馬王即傳所本皆非也

惟明克允

鄭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賈公彥周禮疏序馬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尚書傳曰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使咸信服無敢犯者案曰鄭云三官者稷契皋陶也云述其前功者說詳上文帝曰疇若予工

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案曰馬云謂主百工之官也者百工之官冬官也禹為之今升宅百揆此官虛矣故又求人也

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釋文曰垂如字徐音睡馬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卷傳曰丞臣名共謂共其職事案曰據鄭以司空之名專為禹設禹既升天官此官還為共工不名司空丞為之馬以丞即為司空非也

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釋文曰與音餘傳曰及斯伯與二臣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馬曰上謂原下謂隰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案曰馬云云者小雅皇皇者華毛傳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地官大司徒鄭注同是也

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疏曰僉鄭馬王本皆作禹

鄭曰言朕虞重鳥獸草木疏曰虞掌山澤之官名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言朕虞云云者鄭意以朕虞為官名疏謂其本于王莽立予虞之官不可信然史記亦云于是以益為朕虞是鄭說本古義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釋文曰羆彼皮反

傳曰朱虎熊羆二臣名丞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中疏曰文十八季傳八元有伯虎仲熊即此也虎熊在元凱內明及斯伯與亦在內臬陶即庭堅益在八凱內丞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下為此言者伯夷姜姓不在元凱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及斯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鄭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史記五帝本紀

集解。虞世南北堂書鈔八十卷。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二卷禮儀部傳曰三禮天地人之禮

案曰鄭馬及傳云云者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鄭注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之禮吉禮是也此典三禮在虞為秩宗在周為大宗伯大宗伯所掌多矣但言吉禮者舉重以該其餘唐虞未必即有吉凶賓軍嘉之名也

僉曰伯夷

傳曰伯夷姜姓疏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是也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鄭曰主次秩尊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案曰鄭云云者秩當作黜說見上文宗之言尊舉尊以見卑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釋文曰寅如字徐音夷

傳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傳曰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案曰說文卷十四下古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大司樂鄭注云舜命夔教胄子釋文云育音胃本亦作胃然則鄭大司樂注本作育後入據東晉尚書改之鄭子王制注引此經亦作育者亦後入改而鄭尚書必作育與說文同古文苑卷十五揚雄宗正箴亦云育子但爾雅育皆訓長馬亦作育則作胃亦通

鄭曰胄子國子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釋文。徐堅初學記十五卷樂部。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六國子八字所據乃明萬歷元季倪炳刻非善本要非孔傳故姑附此馬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誦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案曰鄭云育子國子也者春官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

合國之子弟焉鄭彼注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

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彼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王子王之庶

子也羣后公及諸侯攷此經胄子孔傳以為元子至卿大夫子弟大司樂鄭

注以為公卿大夫之子弟孔則遺却公侯之子鄭亦似遺却王太子王子二

者所說皆不備惟王制之文最為詳悉然大司樂樂正皆言國子則鄭意固

兼王太子庶子公侯卿大夫子弟大司樂注特舉卑以見尊省文耳孔穎達

云云王太子乃云王子知王子是庶子羣后以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

文知羣后是三公及諸侯也又自羣后以下庶子不在其內故大司樂國之

子弟賈公彥云弟者王子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是也

直而溫寬而栗

馬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馬以栗為戰栗者論語八佾篇義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傳曰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

鄭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詩譜序疏。又一卷關雎序疏

案曰鄭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

言為詩樂記云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鄭彼注云三者本志無此本

于內不能為樂也又詩譜序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是也鄭又云永長也者釋詁文又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者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是也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案曰譜說文卷二下節部引作鱗

鄭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也

詩譜序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傳曰聲謂

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以和

案曰鄭云云者既長言之則有宮商角徵羽五聲清濁不同猶恐其聲未和乃用律呂調和五聲使應節奏周語云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義春官太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

神人以和

鄭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神不特祖考人不特羣后故曰一隅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案曰釋文非也

鄭曰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

春秋公羊疏二十八卷哀十四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莘路史後紀注十二卷傳曰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

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案曰鄭云石磬也者樂記石聲磬是也又云服不氏云云者夏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是也又云音聲之道與政通者樂記文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釋文曰聖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

鄭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殄絕也

絕君子之行

三國志四十七卷吳主傳裴松之注

傳曰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

而動驚我眾欲遏絕之

案曰鄭引色取仁而行違者論語顏淵篇文殄為絕震為動師為眾者皆釋詁文震為動亦詩大雅生民篇毛傳文聖為疾者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塗字重文聖字注云古文塗从土卽聖疾惡也卽引虞書此文以證是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鄭曰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案曰此稱爲尚書。傳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上言宣于下。必以信。疏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納言喉舌之官也。

案曰鄭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者。後漢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王命。蓋秦置尚書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官儀云尚書令主章奏事。秩千石。故李固以爲出納喉舌之官。鄭舉漢法以況也。大雅烝民王之喉舌。彼毛傳以爲冢宰則與此納言不同。天官宰夫之職。攸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云次敘諸吏之職事。二者之來則辨理之。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上而下曰逆。逆謂上書宰夫下大夫爲之本。與小宰俱爲冢宰之貳。疑卽此納言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鄭曰十二牧禹丞益伯夷夔龍艾新伯與朱虎熊羆二十二人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尚書疏約鄭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禹丞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馬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

美之無所復敕禹及丞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禹丞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救命之

案曰鄭以十有二牧及禹丞等十人爲二十二。二人者馬說與孔傳同。皆數四岳在內。鄭則不數四岳。而以艾新伯與朱虎熊羆代之。蓋四岳之官內則爲王朝之卿外則爲諸侯之長。非有定職。皆以他官兼攝。如羲和六子爲六卿亦爲四岳。放齊共工。灌兜。鯀。四人。王朝卿也。亦爲四岳。上文曰觀四岳羣牧。雖岳牧竝稱其實當州之牧。自是外諸侯之長。而四岳則介乎內外臣之間。兼攝者多。此時舜命羣官據魯頌疏申鄭義。以周禮六官分配禹契伯夷棄皋陶。丞六人。此六人中當卽有兼四岳者。共工灌兜等流放後自須以賢代之。且堯之與位不咨餘人。特咨四岳。舜此時求宅百揆求典三禮亦特咨四岳。知此官本尊而以他卿兼攝。舉四岳足以該衆官。故也。舜旣特提出咨四岳則不在命官數中。可知新君卽位岳牧自必咸赴京師。若四岳果僅爲諸侯之長。則舜之新命先外後內。殊非其次。其所以首咨四岳者實以四岳乃

六卿所兼故也鄭明知馬以岳牧與禹丞益伯夷夔龍消配停勻適合二十
二人之數反置不用寧取無命之及斯等四人充數知四岳有斷不宜入此
數者耳鄭注不可易也五帝本紀補一句云舜遂以朱虎龍羅為益之佐然則及斯伯
與為舜之佐可知雖非特命亦各有職故宜在二十二人之數

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傳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
幽明有別黜陟其幽者升進其明者攷績法明眾功皆廣

分北三苗釋文曰北如
字又音佩

鄭曰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所竄三苗為鹵裔
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北猶別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卷。史記五帝本
紀集解。三國志五十七卷吳虞翻傳裴松之注

宋景文
筆記中卷王曰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尚書
疏傳曰三
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案曰鄭云云者古文北字从二人作𠂔別字重八八作𠂔二字相似因誤作
北說文八部云𠂔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𠂔部曰𠂔古文別許慎學于
賈逵而逵傳古文尚書鄭亦從逵故用其讀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曰乃

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又訓北猶別誠可怪也愚謂鄭正釋古今字司有
何可怪分北三苗卽上文五宅三居故鄭云分析流之其義最精虞駁非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歿案曰晚出本庸絕句位絕句二
十作三十當從疏所引鄭注收

鄭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季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季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歿謂攝位至歿為五十季舜季一百歲也尚書疏。劉恕通鑑外紀一卷。案曰劉恕所
引鄭注二十誤作三十。王應麟困學紀聞二

卷王曰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季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季凡三十歲
也尚書疏。劉恕
通鑑外紀一卷傳曰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季攝位二十

八季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季升道南方巡守歿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季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季凡壽一百一十二
歲疏曰上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季云二季者其一卽是徵用之
季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季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
十在位謂在臣位也舜卽位五十季從格于文祖之後數之孔以月正元日
在三載過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季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季三季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季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季是舜季六十二

爲天子五十季是舜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季是在位五十季其文明矣鄭元云云史記云云皆謬耳

案曰鄭云云者此篇前文有鰥在下時舜季三十無妻卽舜生三十是也釐降二女至納于大麓皆徵庸二十季中事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攝位八季中事三載過密是居堯喪事格于文祖至三考黜陟皆卽位三十九季中事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季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季而堯崩三季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文祖云云又云舜季二十以孝聞季三十堯舉之季五十攝行天子事季五十八堯崩季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季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所云攝位八季居喪三季卽真三十九季合計之五十季卽在位五十載是也與鄭說合蓋太史公親問安國所載多古文說鄭傳孔業故先後符合如此開皇購得之姚方輿所上孔傳乃改二十爲三十以舜生三十徵庸爲句三十在位爲句以歷試二季攝位二十八季爲在位謂在臣位也五十載者卽真之季也三十徵庸三十

在位服喪三季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季凡壽百一十二歲按此說乃以乃言底可績三載與二十有八載合爲三十不知底績三載猶云三載考績此本唐虞之成法所謂三載不過言其底績之效可見者如此耳非歷試僅三載也夫三考黜陟至慎也鯀治水九載乃知其弗成以天下畀匹夫何等大事乃定于一考之後乎且在位自是帝位何云在臣位乎其以五十載爲卽真之歲特因大禹謨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與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季合之爲五十耳大禹謨係東晉晚出僞古文本不足信卽使足信亦安知攝位八季居喪三季不在此三十三載中乎孔傳非也傳以陟方爲蒼梧者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鄭注舜征有苗而歿因留葬焉鄭志焦氏問竄三苗于三危在鹵裔今舜征有苗乃歿于蒼梧者何張逸答初竄鹵裔後分之在南野是也

裔對衣之有南漚景也

凡問寬三出于三武亦南裔今釋辭許苗以衣于蒼辭許苗則與蒼辭寬由
式為蒼許苗許苗與蒼于蒼許之漚漚也與許苗而為因留菴語漚漚志
且許亦安眠漚許八季故察三季不亦此三十三辨中平其辭非也許以漚
于天十許小季合之為正十凡大禹對東晉與出與古文本不且許與對
漚漚與真之數許因大禹對帝許三十許三漚以水漚與孟于漚漚禹
何等大漚以或于一漚之對平且與自皇帝許何云許許許其以五十
篇對三漚也夫三漚與三漚與三漚與三漚與三漚與三漚與三漚與三漚與
許漚此本漚也之漚也漚漚三漚不與言其漚漚之漚也漚漚漚漚漚漚漚
凡以以言漚漚漚三漚與二十許八漚合為三十一不與漚漚三漚漚云三漚
并立如夷三季其一五三十三之漚為天于正十季八漚百一十二漚漚此篇

尚書後案卷二

虞夏書

東吳王鳴盛學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鄭曰皋陶下屬為句尚書疏傳曰順致古道以言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人君當

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案曰鄭以皋陶下屬為句者鄭于前篇解稽古為同天堯德則然皋陶人臣
不可以同天言之則此經稽古不得與皋陶連讀也曰若稽古四字想典謨
諸篇皆有之其實同天者惟堯餘篇相承用為標首有文無義故逸周書武
穆解亦以四字發端又周頌譜疏引中候摛維貳有曰若稽古周公旦亦此
之類古史文義蹇拙難以意量也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皋陶聖人以目
篇曰若稽古皋陶此讀則與鄭異其義非也皋陶古皆作咎繇見說文卷三
上言部所引虞書今本乃晉人改也傳以謨為謀者言部及爾雅釋詁文也

尚書後案卷二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釋文曰身修絕句

傳曰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

停敘九族庶明勵翼適可遠在茲釋文曰停切韻都昆反。案曰說文無勵字古作厲。

鄭曰敘次序也庶眾也厲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

由近可以及遠也尚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裴駰集解。三國志三十二卷蜀先主傳裴松之注。文選五十九卷沈休文安陸昭王碑李善注。王曰以眾賢

明為砥礪為羽翼尚書疏。傳曰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眾庶皆明其教而自勉

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

案曰鄭云敘次序也者邵璞釋詁注云敘謂次序是也又云庶眾也厲作也

者皆釋詁文也王云砥礪疑非也

禹拜昌言曰俞

傳曰以皋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傳曰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鄭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鯀也尚書疏作馬注。史記夏本紀集解作鄭注。傳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

難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

故流放之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

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案曰鄭云禹為父隱故言不及鯀也者此經言驩兜有苗四凶已舉其二又

言巧言令色孔壬孔傳以巧言為靜言庸違令色為象恭滔天則是共工之

行也又訓孔為甚則孔壬即甚佞皆是陰險柔惡正類共工若鯀之方命圯

族乃是剛強之惡楚辭亦言鯀悻直以凶身不與巧言令色孔壬相似然則

禹于四凶舉其三獨不及鯀故鄭以為子為父隱也知孔壬即甚佞者莊十

有七季經鄭瞻自齊逃來公羊傳云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

矣介正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為季天王殺其弟季

夫左傳夫左傳故國語與人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故讀為季季讀為壬

說文邠从邑季聲讀若寧又田讀為陳故甚佞謂之孔壬俗人疑孔壬之說遂以為共工名其弟季

季从禾千聲千與季同音田讀為陳故甚佞謂之孔壬如此王逸天問注云康回共工名亦誤

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音此古訓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傳曰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彊而義釋文曰擾而小反徐音饒

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擾馴也致果曰毅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尚書疏○三國志四十三卷蜀志注傳曰注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愨愿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為毅行正直而氣溫和性簡大而有廉剛剛斷而實寒無所屈撓動必合義疏曰亂治釋詁

文周禮太宰以擾萬民鄭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致果為毅宣二季左傳文

案曰鄭云擾謂擾順又云擾馴也者疏引太宰注是也夏本紀劉累學擾龍應劭曰擾音柔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又張揖廣雅云馴擾也然則擾為順又為馴也夏本紀亦載此經之文徐廣曰擾一作柔攷玉篇云擾馴也尚書擾而毅如此然則此字本作擾因隸變通作擾而擾本音柔說文云擾牛柔謹也从牛彘聲又云瓊玉也从玉彘聲讀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擾柔擾柔柔也故應劭以擾龍之擾音柔而徐廣于此擾字亦云擾一作柔也今人讀為而小反非也鄭又以此經分配洪範又用三德每取此三德配彼一德三三而九而又言九德之次云云者彼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禘卦傳云乾剛坤柔則剛是天德柔是地德正直是人事禹箕所演三德先人事後天地而皋陶言九德則從柔而至剛二者理是一而序次不必同也若然既寬柔擾配柔克愿亂直配正直簡剛強配剛克則擾當在寬柔下今乃在愿亂下故鄭解之以為皋陶隨便言之也鄭又以此經屢言而每德

必以一德輔成故言人性有上不必有下上下相協乃成德以釋經而字之意也傳以廉為廉隅者馬論語注云廉有廉隅儒行云砥厲廉隅是也鄭禮記注引廉作辨有廉隅即有分辨之意但不知鄭何所從也傳又以塞為實者塞本作窳說文卷十下部窳實也从心塞省聲即引虞書剛而憲以證是也毛詩秉心憲淵箋憲充實也又王猶允塞箋守信自實滿冀缺以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剛健篤實斯為美也隸變塞字廢不用故尚書毛詩與後漢郵壽第五倫陳寵等傳凡塞字皆改為塞也

彰厥有常吉哉

鄭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尚書疏王曰明其有常則善言有德

當有恒也尚書疏傳曰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案曰鄭以吉為善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王孔同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釋文曰嚴馬徐魚檢反

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尚書疏林之奇馬曰浚大也亮信采事也

釋文曰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二卷顏延季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傳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極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案曰鄭云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者三德六德皆臣事亂而敬以下皆正直及剛克文言傳云坤至柔而動也剛初三五動即生陽故動剛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惟剛乃有功容悅順從非正故乾二升坤五坤五降乾二坎離交成既濟若兼九德則天子之事寬者君德列九德首故鄭不以為臣德洪範亦退居三德末也馬云浚大也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浚杼也又瀝澆竝浚也澆浚乾漬米也孟子澆漸而行然則浚乃以水澆物澄汰垢濁存其精也精且深必大故馬云大也又云亮信也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諒信也無亮字卷八上人部云倜彊也疑倜與諒通而譌為亮說詳無逸采事也者釋詁文

翁受敷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釋文曰僚木又作寮

鄭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父尚書疏案曰馬王同釋文作馬傳曰翁合也能合受三六之

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能治之士

竝在官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案曰鄭云才德過千人為俊者說文卷八上人部義也史記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同百人為父未詳也傳云師師相師法者微子師師傳同彼見黨惡一此美同德也桓寬鹽鐵論卷二刺復篇云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其政恢卓可為卿相其政察察可為匹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鄭曰凝成也尚書疏馬曰凝定也釋文傳曰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疏曰五行之時即四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

案曰鄭云凝成也者中庸至道不凝焉注云凝猶成也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案以汗簡卷中之二云其語古文尚書疏
馬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尚書疏傳曰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案曰馬云云者但言一日二日有萬幾嫌似不見日日有萬幾故通其義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曰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尚書疏傳曰曠空也
案曰王云云者周頌臣工毛傳云工官也天亦有官故言不下治人代居也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釋文曰有典馬本作五典

傳曰天次敘人之常情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疏曰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

案曰傳以勅為正者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勅恥力反字林作勅鄭云勅猶理也一云整也古或借作勅或作飾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勅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勅字高誘呂覽注云飾讀為勅勅正也是勅有正訓也此字古本作敕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敕誡也雷地曰敕从支束聲此經及下文敕天之命康誥云惟民其敕懋和多士云敕殷命終于帝又告敕于帝并易噬嗑象詞本皆作敕毛詩小雅楚茨既匡既敕箋云祝釋詁辭以敕孝孫蓋古者敕戒之辭亦曰敕漢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

寶告督郵何竝遣武吏俱載其文為敕曰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傳言敕者十數後漢書始變為勅又韓勅孔廟禮器碑勅字叔節鹵嶽華山碑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沛相楊統碑云孝以勅內仙人唐公房碑云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作勅而諸經敕亦作勅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勅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張參五經文字云敕古勅字今相承皆作勅周禮樂師詔來警臯舞注云來勅也勅爾警率爾眾工蓋勅音賚與敕字音義迥別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曰有庸馬本作五庸

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尚書疏○王應麟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王曰五禮謂

王公卿大夫士尚書疏○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傳曰庸常用也天次秩有禮常用我公侯伯子

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疏曰天子至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

案曰鄭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者疏約禮文車旗衣服各有次秩周禮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為

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五為節禮記禮器篇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之類是也堯典五禮是天子巡守諸侯來朝而修之故鄭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此經五禮泛言平日通于天下故鄭兼天子及庶民言之王義小別傳專指五等諸侯非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鄭曰并上典禮共有此事尚書疏約鄭義傳曰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

和善

案曰鄭云并上典禮共有此事者鄭意總承上五典五禮皆當同敬合恭也孔專承五禮非也鄭注無逸嚴恭寅畏云恭在貌敬在心則于此亦當寅在心恭在貌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玉海八十一卷冕服門○小學紺珠九卷傳曰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疏曰以五采

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

案曰鄭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者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自天子至卿大夫凡五等詳見下文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傳曰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傳曰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故人君聽政治事不可不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釋文曰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案曰鄭周禮注盧辨大戴禮用兵篇注引此並作威

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

詩十八之三卷大雅烝民疏。案曰此疏誤以此為

鄭大

傳曰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

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者鄭于烝民詩箋引此經詩言民

好懿德又言周政教光明民之所謂聰明者天亦以為聰明則聰明自指人

君有聰明睿知之德者而言傳以聰明屬天則是太誓天視聽自民視聽之

義非此經意也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傳曰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子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釋文曰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史反襄息羊反。案曰思曰之曰疏作音越解考曰音越象氣出口曰人實反象形二字本別自古文變改二字相亂故洛誥今王即命曰釋文音越一音人實反呂刑由慰曰勤釋文人實反一音越然此二字孔傳皆作音越孔傳雖出魏晉其時曰未必相亂當從之至此思曰孔傳無解據疏則作越音

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

也尚書疏曰襄因也

釋文

王曰贊贊猶贊奏也

尚書疏曰

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

善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

案曰鄭以贊為明襄為揚言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者說文贊見也見有明義

詩諧序疏亦云贊明也襄說文云解衣耕解衣亦揚義也馬云襄因也者義

見君爽及費誓又諡法因事有功曰襄鄭以皋陶為謙今因人成事正是謙

詞則馬訓亦得備一義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日孜孜

案曰東晉分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今就鄭氏元本

王曰帝在上皋陶陳謀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尚書疏

案曰王云云者承上而言王亦通為一篇也孜孜說文支部云汲汲也是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鄭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尚書疏傳曰昏瞽墊溺皆因

水災

案曰鄭云昏沒也墊陷也者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昏日冥也卷十三下土部云墊下也成六季疏引方言同日冥有沒義下有陷義也

子乘四載隨山刊木

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疏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季三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橈山行卽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榻未知孰是

案曰傳云所載者四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者說文卷六上木部引虞書此文而釋之舟車外作山行乘櫟澤行乘輶櫟卽櫟省輶卽輶也傳又

云刊槎其木云云者木部槎字注云槎識也从木夙闕夏書曰隨山槎木讀若刊然則此字古作槎而槎為槎識也木部所引是禹貢與此同文孔子彼傳云隨行山林斬木通道襄二十五季左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預云刊除也鄭元禹貢注云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是孔與鄭合也

暨益奏庶鮮食釋文曰鮮徐音仙

馬曰鮮生也釋文傳曰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案曰馬云云者內則冬宜鮮注生魚也是也下鮮食鄭云魚鼈則此鮮食鄭必以為鳥獸此隨刊所得下決川所得也

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案曰古濬作畎畎作澮澮作川作澮見說文卷十一下人部人部

作畎畎澮距川

鄭曰畎澮田間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史記夏本紀裴駟集解○文選王曰九川者

九州之川也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六十八卷地部傳曰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

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

案曰鄭云畎澮田間溝也者田間水道有畎遂溝澮澮若散文則通得名溝也又云澮所以通水于川也者鄭解距川之義畎遂溝澮注澮澮又注川也王畿千里分爲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皆用溝澮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澮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澮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正義此溝澮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澮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澮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

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澮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正義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按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澮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一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旣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澮法以爲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澮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澮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澮澮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畧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澮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逆故宜爲自然川也愚謂

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三代相因不變故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
隰曾孫田之我疆我里南東其祿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此經言畎澮則遂
溝洫等在其中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釋文曰艱工開反馬本作根

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蠶食謂魚鼈也

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

馬曰根食根生之食謂百穀

釋文曰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

教民播種之决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

案曰鄭以艱食為菜蔬難厄之食者古以菜食為艱食白虎通引伏生大傳

云神農種黍蔬菜即穀字疏古蔬字

說文無蔬

穀蔬上古已兼種鄭以此艱食獨

為蔬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食鳥獸菜蔬魚鼈至播種百穀意則于下烝民

乃粒句見之鄭注是也馬作根以艱為根見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亦見

唐扶頌是古有此訓其義不如鄭密也

懋遷有無化居

案曰懋大傳作賢見王天與纂傳吳澄案言

王曰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尚書

傳曰化易也居謂所居積

案曰王以化為易者繫辭傳變化見矣變化即變易是也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鄭曰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

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

傳曰米食

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

案曰鄭云粒米也者周頌思文言后稷立我烝民彼箋云立當作粒是也乂

養也者釋詁云艾養也鄭璞注云汝頴梁宋之間曰艾方言云又小雅南山

有臺云保艾爾後鴛鴦云福祿艾之毛傳皆云艾養也古乂艾同也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傳曰言禹功可師法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

鄭曰定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

疏曰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謂此類也

案曰鄭以安為定者釋詁安定同訓止故以安汝止為定汝所止也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

傳曰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後待也昭明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其申命用休

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天又重命用美

案曰鄭以申為重者大雅假樂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毛傳云申重也是也休為美者釋詁文又云謂符瑞也者謂若河圖出鳳鳥至之類是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鄭曰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尚書疏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案曰鄭云志心入禹者說文無志字禮運正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反覆而言欲禹識之于心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尚書疏傳曰言大體若身

案曰鄭云云者作股肱則由以動作作耳目則由以視聽也孟子曰大舜有

大焉舍已從人是也易文言傳說坤六五云正位居體暢于四支乾二升坤五故正陽位坤五降乾二故居下體四支謂股肱六居下體故暢于四支即臣作君股肱之義也又乾坤升降坎離既濟坎為耳離為目是臣作君耳目之義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馬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案曰馬以左右為助民者易泰象曰以左右民李鼎祚集解引鄭彼注云左右助也釋詁左右與助同訓勸是得轉相訓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傳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釋文曰會胡對反馬鄭作繪羣音夷馬同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粉蘇徐本作絺音米黼音甫蔽音弗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馬同鄭陟里反案曰說文羣音胡化切三字音義各別羣古讀若敷羣古讀若孤羣古讀若古後人不知竟以羣與山二字合為一皆从艸从羣平聲讀則為羣上聲讀則為山而艸木羣之羣字則廢而不用別造花字代之又三字皆變其

音此音起西域開口呼無其字以當之今此經學正當從衆從方讀若敷加艸而變音皆非也會鄭作繪周禮司服注引作繪繪同說文卷十二上糸部亦引作繪然疏又引鄭注云會讀爲繪則鄭本仍作會也藻火粉米說文卷一上玉部引作燥火粉米繪鄭注周禮希冕引書希繡而曰希讀爲繡刺也或作繡字之誤也然則鄭本作希但字誤實則當作繡也

鄭曰會讀爲繪謂畫也繡讀爲繡繡紘也謂刺也宗彝虎雌也謂宗廟之繡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雌彝故以宗彝名虎雌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紘以爲繡施于裳也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有袞冕鷩冕毳冕袞鷩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袞是袞龍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雌也毳冕五章以虎雌爲首虎毛淺雌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尚書疏鄭義釋文○林○奇全解六卷○蔡沈書集傳一卷○胡士行詳解二卷○王天與纂傳三卷下○陳師凱書傳旁通一卷下○周禮十九卷小宗伯疏○又二十卷春官司尊彝疏○又二十一卷司服疏○又四十卷冬官攷工記疏○衛湜禮記集說二十七卷○昭二十五年左傳疏○薛崇義三禮圖一卷○又二十卷○陳祥道禮書一卷○隋書十一卷禮儀志○金履祥通鑑前編二卷○董道廣川書跋一卷約鄭義○章如愚山堂羣書攷索四十二卷禮器門冕服類○王應麟玉海八十一卷冕服門○王曰舜時三辰卽畫于旂旗不在小學紺珠九卷○文選十一卷何平叔景福殿賦李善注王曰舜時三辰卽畫于旂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尚書疏○玉海八十三卷旂旗門傳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艸華蟲雉也畫

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旂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艸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章繪于衣山龍者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鄭云章讀爲獐獐山物龍水物疏云馬以畫山并畫獐畫水并畫龍鄭卽以獐表山以龍見水周制如此虞時亦當然華蟲傳云雉也華象艸疏云艸本皆有華艸華爲美雉五色象艸華也鄭注司服鷩冕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也疏云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也繪畫也攷工記畫績之事襍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是也鄭又以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章繡于裳傳云宗彝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疏云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于器物也愚謂此言冕服之章而忽及彝尊殊覺錯雜不倫且于衣服之外添出旂旗亦無謂

傳疏非也鄭云宗彝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有虎彝唯彝據周禮春官司尊彝職有雞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雌彝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犀周以黃目然則雞彝夏物鳥彝其類則同矣犀是殷彝黃目是周彝則虎彝自是虞之彝器矣又彝是祿時所用祿謂酌鬱鬯以獻故云鬱鬯尊爾雅云雌卽鼻長尾郭璞云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火傳云爲火字按考工記云火以圓先鄭云爲圓形似火也康成謂形如半環然在裳二鄭說不同後鄭之說是也粉米傳云粉若粟冰米若聚米蓋傳以宗彝不在服章之列故不得不分粉米爲二以足其數謬也鄭云粉米白米也此說得之黼黻傳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刺繡爲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是也絺傳云葛之精者愚謂此經皆述祭服祭服元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虞亦不應有以絺爲繡之事周禮疏云希繡者孔以爲細葛上爲繡鄭讀絺爲希謂刺繪爲繡鄭是也鄭又總說此經云自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績刺者爲繡此繡與績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

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按哀七季左傳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鄭以粉米爲一加宗彝凡十二以法天也云至周而變易之者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云冕同者首飾尊也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鷩禕衣也毳屬衣也元謂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云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日山次日華蟲次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袞卷龍衣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故先鄭袞卷并言之也鷩禕衣者禮記曾子問云諸侯禕冕覲禮侯氏禕冕鄭注云禕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禕

若然則禪衣自衮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爲禪衣其言不足矣云毳屬衣者爾雅毛毳謂之屬則續毛爲之若今毛布先鄭以爲毳于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元謂云云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者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于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于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于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桓公二年臧哀伯辭引之證周世日月星畫于旌旗也蛟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日月常登龍于山者周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于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登火于宗彝者宗彝毳也若不登火于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爲五章之首也九章初一日龍云云者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希刺粉米無畫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于裳而已又按春官司常日月爲常又云王建大常注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賈疏云三辰日月星此不言星實兼有星

也。禮天子傳天子葵盛姬畫日月七
星蓋畫北斗也此變而失禮者

以上諸條所說虞周異制最爲明白虞時三辰畫于衣而不畫旌旗周時三辰不畫于衣而畫于旌旗必矣乃孔傳則以虞時三辰畫于衣兼畫于旌旗其說旣屬無據王肅則以虞時三辰卽畫于旌旗不畫于衣但自山龍以下是又反以周制爲虞制皆謬也又昭二十五季左傳子太叔對趙簡子曰禮爲九文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愚謂華旣爲艸華藻又爲水艸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艸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又安在其爲毳冕揆之司服之文輾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當以鄭爲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尚書疏。書傳會選一卷。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禮記十六卷月令疏。昭公二十五年左傳疏。

馬曰此經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

上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尚書疏約馬義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案曰鄭云云者五服五章尊卑之別據伏生書大傳以爲天子也諸侯也次國也大夫也士也孔傳及馬融以爲天子也諸侯也卿也大夫也士也鄭元以爲天子也公也侯伯也子男也卿大夫也三者不同諸儒皆以意說經傳竝無所據就其說考之鄭說爲是大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說上遺日月星辰其謬一下遺粉米黼黻其謬二以五色爲五章旣非虞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其謬三不分衣裳繪繡其謬四作繪爲一章其謬五藻火山龍竝合爲一其謬六鄭注大傳亦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爲黃藻水艸蒼色而以

爲赤元或疑焉是則大傳之說其謬顯然孔子五服則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于作服則以爲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正義天子日月至黼黻十二章諸侯龍至黼黻八章士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五服卿與大夫不同當加黼黻爲六章孔不言略之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以尊卑差之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所尊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此說遺去宗彝其謬一粉米爲二其謬二章服之制專爲欲辨尊卑三等諸侯豈無分別正義雖以雜記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証諸侯同爲一等究屬牽強其謬三帝王之制相因周卿大夫爲一此分爲二其謬四古者尊卑降殺以兩諸侯自龍以下八章則較天子少四章太相懸絕必無此理其謬五衣從上數裳從下數鑿空無據其謬六是孔說亦不足信也惟鄭云作服者十二章爲

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考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意謂周制王以大裘代三辰衮卽龍鷩卽華蟲毳卽宗彝希卽粉米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則虞周之制損益相因皆降殺以兩配合甚爲有理故知鄭說是也惟上公置孤卿一人周道尚文其服與卿大夫又別虞時質朴孤與卿大夫無別皆服粉米而下以此推之則虞時士當服元冕而下衣無衣裳刺黻而已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鄭曰六律舉陽陰從可知也尚書疏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疏曰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音有清濁聖人差爲宮商角徵羽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聖人制六律與五聲相均

案曰鄭云云者舉陽六律該陰六呂說詳堯典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案曰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裴駮云尚書滑字作召音忽引鄭注云云裴駮親見鄭注據其說則在治忽鄭作在治召司馬貞索隱則云古文在治忽今文作

宋政忽今云來始滑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當依今文采政忽三字愚謂可馬貞所謂古文卽今爲本不足信所謂今文則唐時伏生本已亡亦不知其何本也且采政忽義與在治忽何別其說非是此經當依鄭作在治召未敢輒改其義則注中詳之至漢律歷志引書作七始詠則別是一說與鄭注及僞孔氏皆不合

鄭曰召者笏也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于五官史記夏本紀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

案曰鄭云云者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注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又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然無所屈也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茶讀爲舒誦謂圖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惟天子誦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圖又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于笏爲失忘反蓋笏之制其來已久自天子至士皆用之今此召字从勿諧音从日象形俗本訛作从日者非也

說文五卷上曰部云出氣詞也从日象氣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召又曰籀文召一曰佩也象形傳寫訛从日耳五言鄭以為五官之言與孔異言欲采致治之言記之于召以出納政教于五官也攷周禮六官唐虞夏商已有此制堯時稷為天官契為地官舜改命禹為天官契仍為地官伯夷為春官稷為夏官皋陶為秋官垂益為冬官說詳堯典是唐虞有六官明矣甘誓言六卿是夏有六官明矣說詳甘誓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致貢曰享注云此蓋殷時制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正義云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為殷禮然天官以下即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六卿所法則有異殷以太宰為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大宰即為六官也但太宰既尊故并顯隸屬大宰之官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不條出其人者

略也是殷有六官明矣言五官則有六官可知故曲禮五官本殷制而鄭注虞書亦言五官也律以和聲音此正樂之事召以備出納此知言之事二者臣皆當審聽之以助君之明也如鄭說在治召出納五言與樂無涉而疏云以樂音察世之治否又以其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夫樂以造就人才成此五德則可若出納五言何關樂事律歷志作七始詠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原情性故舜欲聞之禮樂志文始舞本舜招樂也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也又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孟康云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以為樂名如六英也又云五聲播于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是樂有七始及五常之言古有此說但出納二字究無著落方知鄭說之精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傳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而從我違而退後言我不可弼

欽四鄰

鄭曰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卷一。傳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

勅使敬其職

案曰鄭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者禮記文王世子疏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

其祿視次國之君是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傳曰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為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

傳曰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案曰傳云云者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可以觀德行矣若不肖之人安能以中是射可以明善惡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為燕射謂息燕而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賓射燕射皆有之侯之制天子大射則射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大射則熊侯豹侯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熊侯二參侯豹侯麋飾三豕侯豕胡犬畿內卿大夫射麋侯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其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豕侯其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地官鄉大夫州長主之此經射侯主于明善惡則大射也

撻以記之

案曰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撻字注云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又重文遯字注云古文撻虞書曰遯以記之

傳曰答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

案曰傳云云者此即扑作教刑也周禮小胥云撻其怠慢者彼鄭注云撻猶扶也文十八季左傳云歆以支扶職扶即撻也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是也

書用識哉

傳曰書識其非

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聿部云書箸也又敘云箸于竹帛謂之書識識其善惡也周禮地官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是書其善也左傳斐豹欲焚丹書是書其惡也

欲竝生哉

傳曰欲使改悔與共竝生疏曰總上三者侯明撻記書識皆是欲其竝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傳曰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疏曰禮通謂樂官為工周禮太師瞽矇之類也樂官頌詩言以納諫詩義理或微人君聽之或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釋文曰否徐音鄙

傳曰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案曰春秋傳奉承齊犧古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列子黃帝篇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一丈夫游之以為苦而欲死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湛注云音拯方言出溺為承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說文引作拊云上舉也子夏本同漢孔震碑亦以拊為拯玉篇引李登聲類又作承承即承省也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傳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案曰傳以蒼生為蒼蒼然生艸木者說文艸部云蒼艸色也是也晉書山濤謂王衍誤天下蒼生世說云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是晉人皆謂民為蒼生然古無是訓不可施于經典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傳曰獻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于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

案曰傳以黎為眾釋詁文獻為賢者鄭論語注文也釋言獻聖也諡法聰明睿知曰獻聖賢雖不同然散文亦通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釋文曰上傲五報反字又作暴下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案曰說文卷十三上糸部

傳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頌頌肆惡無休息

罔水行舟

鄭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頌頌使人推行之尚書疏傳曰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

案曰鄭云云者即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稟盪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

卷十下糸部

虞書丹練鼻

遂取以解此經不知與與對戰覆其舟事見汲郡紀年及天問乃所謂盪舟也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彼注失之以解此經尤非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案且說文卷十三下土部朋字注引此經作朋淫與鄭不合不可從

鄭曰朋淫淫門內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朋羣也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

嗣

案曰鄭云朋淫淫門內者謂若多方言夏桀甲于內亂是也

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

釋文曰子如字鄭將更反○案且說文卷九下山部引此經作塗山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尚書傳曰創懲也塗山

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啓禹子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

暇子名之

案曰鄭云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者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

是三宿也說文云九江當僉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與鄭不合其說非也

塗山者攷哀七季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昭四季左傳云穆有塗山之會

杜預注竝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則塗山不得有二漢志九江郡治壽春有當

塗侯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續漢志九江郡治陰陵

注引衛宏漢官儀云

治壽春宋志後漢徙治陰陵魏復日淮南治壽春

屬縣有當塗有平阿平阿下注有塗山二志所言亦是一

處杜預據刺史治而言二志據所在而言而劉昭注于當塗則云禹會諸侯

塗山于平阿則云穆有塗山之會分而為二將何所據考其致誤之由平阿

本當塗地故晉志淮南郡

仍治壽春

平阿則云有塗山當塗則云古塗山國至宋

齊但有當塗無平阿蓋縣省也則非兩地各有塗山明矣隋志塗山縣屬鍾

離郡舊曰當塗有塗山唐志鍾離縣屬濠州鍾離郡武德七季省塗山縣入

焉有塗山以上各條所說塗山皆在鍾離卽漢志之當塗宋又析置懷遠軍

山在其境元改軍為縣明仍之故明史志鳳陽府懷遠縣荆山在縣鹵南塗

山在縣東南淮水經兩山峽間是本朝因之乃史記索隱又據皇甫謐說

謂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考九江本秦郡漢高帝為淮南國武

帝為九江郡晉武帝又為淮南郡隋開皇為豪州大業為鍾離郡唐為濠州

鍾離郡宋屬淮南路元屬安豐路其地皆在今鳳陽府其九江得名本因尋

陽九江惟因漢文帝分淮南

即九

為廬江尋陽來屬則九江反不屬九江郡

界又王莽嘗改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曰九江亭見漢志後漢復故而温嶠遂移尋陽于江南見通典隋又以尋陽爲九江即潁城然則漢九江治壽春即今之壽州從九江分屬廬江之尋陽縣即今之黃梅縣皆在江北而其後以二名皆移之江南今爲江鹵九江府治德化縣矣此禹貢九江所以溷也詳禹貢中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帝初于江南僑立淮南郡割丹楊之于湖僑立當塗縣見晉志隋屬丹楊郡唐屬宣州宣城郡宋改爲太平州元爲路明爲府治當塗本朝因之然則漢九江所屬之當塗即今鳳陽懷遠縣亦在江北而其後亦移之江南今爲太平府治當塗縣矣此塗山所以訛也皇甫謐在鹵晉初所言九江當塗正指江北小司馬據後代所置指爲江南其誤甚矣然隋志于丹楊當塗已誤註云有塗山則亦不自小司馬始也其云在會稽者因魯語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故附會其說實則禹會諸侯何必專在一處此說尤非塗山當以在今懷遠縣爲正子弗子鄭音子將吏反者樂記云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爲將吏反列子說符篇云禹唯荒土功子產弗字列子讀子爲字此鄭氏之音所據也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釋文曰薄蒲各反徐扶各反。

案曰說文卷九上可部引此經弼作坤

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于周爲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于周爲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于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治水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要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

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

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

六卷。毛詩十一卷。小雅。蕭疏。又二十一之四卷。商頌。殷武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凡五見。衛湜禮記集說二十六卷。春秋。哀七年。左傳。疏。陳祥道禮書三十二卷。魏了翁讀書稊抄。卷。王應麟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一卷。馬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王曰。五千里者直

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記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濶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季乃畢用功蓋多矣

不知用幾日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六卷。王應麟玉海十七卷。地理門。

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

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疏曰據禹貢所云五服名數知五服卽甸侯綏要荒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制五國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也

案曰鄭云荒奄也者釋言文又云廣輔五服而成之云云者鄭意以堯時甸侯綏要荒五服甸服規方千里其外每服五百里自王城向外敷之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之後斥地漸廣又輔五服而成之至于每面相距各五千里則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時天下方五千里者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以四千里內爲九州分爲甸侯綏要四服其外荒服曰四海禹弼成後每服各爲殘數居其間則每服各添五百里禹貢百里賦納總云云卽禹所添之數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仍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東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

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為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為方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為方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為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以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及附庸閒田是每州有一千二百國州置一牧又擇諸侯賢者為之師以佐牧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共為萬國畿外八州五等之爵以三等受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畿內惟有子男五十里之國無公侯伯也

王制疏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畧言非實法也趙商問云王制畿內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今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部卿大夫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不合鄭答云王制之法唐虞不盡然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為何此鄭隨問而答非事實也知者地形不可方平又有山澤不封之地知畧謂為四百國耳

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

觀禮諸侯享玉璧以帛是執玉帛也夷狄不執以貴實為摯見下又張逸問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神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鄭以塗山會稽為一以諸侯為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神羣神羣神也

其外荒服謂之四海五國則立一長使各守其職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

又據周禮夏官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

大行人作要服即蠻服也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大司馬九畿與此同

分五服為九服自要服以內為九州方七千里鄭以此為夏禹之舊制故注此經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

王制注禹中國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義與此同

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也鄭又謂夏末既衰外寇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夏制天下方五千里中國方三千里

王制內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

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亦分為九州畿內千里封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千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

周曰

公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
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
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
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
公論道而已畿外八州州方千里除去子男存公侯伯三等之爵三等受地
州建公百里之國三十侯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
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元命包云陽成于三列于七三七二十
一故州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庸開
田若封人附于大國謂之
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開田 計
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爲千七百七十
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以上皆殷制也周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
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
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
所因殷之諸侯皆以功過黜陟之其無功過不滿百里者皆益滿百里是以

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

爵尊國小爵卑而國大張逸不解以問于鄭鄭答云爵尊國小若
處號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國大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

男二百里皆天子處號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
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明天子處號百里之意

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

也其時天下復夏禹之舊域分五服爲九界方萬里要服之內界方七千里
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畿內亦九十三國小司徒注畿內大國百里次
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
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
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
則百男注云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
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
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其餘爲附庸每
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正義州二百一十國州有千
里方六用五個千里方爲五等國數公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百總一
百四十六于二百一十國仍少六十四以男備其數必知以男備數者若不
以男備數則餘千里者一充數不足何得變餘爲附庸若然則前侯國六用
千里方仍有二百里方一開方之得四個男國前伯國十一用千里方仍有

百里方一不盡又得一個男國得此五國添前一百四十六為一百五十一
仍少五十九更取餘千里方一開方之得百里方百取五十九為五十九男
國添前百五十一得二百一十國仍殘百里方四十一以為附庸也知設法
待有功者以稱公者惟二王後及東鹵大伯今八州皆封公則四公豈有三
十二公乎知五者皆設法也計周制通共千七百七十三國與殷同孝經緯周
千八百諸侯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許慎說文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
駁之云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周
公制禮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而廣其上殷公侯百甲周公五
百里侯四百里等增其爵殷三等
周五等康
成說虞夏殷周四代之制如此

又案曰諸儒之說各不同賈逵馬融則謂禹貢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云
云乃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去王城一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每面
三千里四面相距為方六千里釋文引馬說方萬里與鄭同正
義引馬說方六千里與鄭異許慎則謂自堯舜至三
代地皆方萬里封國皆萬國孔安國傳則謂五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
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弼成之弼成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
有所掌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州十二師者禹治水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

十七萬人功也薄迫也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謂之五長以相統
治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也司馬遷夏侯歐陽氏
王肅堯與孔同正義又申孔意云五服方五千里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
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
東鹵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
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
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
同也故王肅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九
服五服其地則同改其法不改其地也

又案曰鄭注彌縫經傳最為詳密王肅不知而妄駁之云禹拓境廣土三倍
于堯書傳無稱難可據信且其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
里以為甸服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
竊謂東漸鹵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妄可知甸服外之
諸侯不得入禾稟有何依據皆謬也又云萬國舉盈數非謂其數滿萬也天

地之勢平原甚少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
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
語文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采合二事亦為謬矣竊謂鄭原言其大略如此
地形必無每面皆方而謂立法一定膠滯甚矣至以采合二文為謬則鄭所
據者萬國耳于會稽塗山何擇焉鄭志已明言之毋庸疑也賈馬以百里納
總為甸服外地而百里采以下仍為侯服一經之文自亂其例其謬顯然許
慎以虞周皆萬國而周乃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
則同按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迹屈曲之理或又謂古今尺有長
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孟子田制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
以尺有長短名異實同夏尺倍于周尺禹五千周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百四
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
大于今步古里大于今里此三代田制異名同實之說也但王制漢文帝博
士作古謂周今謂漢不得以古為夏今為周且周尺之制見宋秦熈鐘鼎款

識漢志鎡款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然同宋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

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詳蔡氏律呂新書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

寸五分古一步六尺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及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見唐杜氏通典刑類甲兵篇之序推法宋迄

五分古百步為畝亦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四

十一畝三分畝之二大畝始於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古三百步為里見百十五季穀梁傳及孔

百六十步為里見唐李翱平賦書宋如唐見文獻通考王禮第十二卷元以是尺數步數畝數

里數皆古小今大步數雖古大今小以尺通計之仍為古小今大王制之說殊不足據孟子云云有不可解

豈孟子之時創為大畝之說者自托于復古孟子始仍其說而遂以立論歟

竊計三代盛時尺必無異禹服實萬里非方五千與方萬里之名同實異也

又案曰孔傳之謬不但如上所云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釋地云九夷

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夏官職方氏云掌四夷八蠻五戎六狄之數禮記

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九夷鹵面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面南

上五狄南面東上三者數互異鄭小雅麥蕭箋維師謀我應注與釋地同職方及秋官布憲注與明堂位

同按爾雅李巡本四海下有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鹵方五狄在北方三句惟李

巡有之孫炎郭璞本皆無鄭讀爾雅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鄭志趙商問職方氏寧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明堂位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之事異未達其數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謂之四海者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釋文云海或五或六兩文異耳不甚明故不定言其去中國險遠稟政昏昧也曲禮其在東夷北狄南蠻雖大日子此建五長即曲禮所謂

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

牧是也詩韓奕因時百蠻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周禮夷鎮蕃三服為四海總稱又為蕃國秋官

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之下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

寶為擊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其君皆子男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

及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所貴寶為擊蕃國無執玉瑞者若犬戎獻白狼白

鹿是也然則孔傳之說混九州四海而為一則于文義不明以四海為四有

至海則于訓詁不合斷從鄭說為確

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傳曰九州五長各道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鄭曰歸美于二臣傳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方四方

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行九德攷績之序于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案曰鄭云歸美于二臣者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亦以禹皋陶並稱故舜歸美二臣也孔傳以皋陶以下為史臣所述蓋本

史記與鄭不合其說非也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釋文曰夏徐古八反。案曰周禮大司樂釋文引劉昌宗讀同

鄭曰夏樂也夏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

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

詩也尚書疏。周禮二十二卷春官大司樂疏。玉海一百九卷音樂部樂器門馬曰夏樂也釋文傳曰夏擊祝故所以作止樂

搏拊韋為之實以糠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疏曰皋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

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

案曰鄭云夏樂也夏擊鳴球已下數器者鄭以鳴球也搏拊也琴也瑟也夏

擊總言樂擊此四器明堂位指擊鄭以為祝故指擊即夏擊彼下無祝故此

下有祝故故二文異解傳以夏擊為祝故祝故自在下文彼此重複非也

鄭又云鳴球卽玉磬也者釋器云球玉也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也釋樂云大磬謂之鬻郭璞注鬻形如犁錡以玉石爲之是也鄭又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者以下文言下是堂下則知此節言堂上之樂鄭以磬本縣堂下尊之進使在堂上儀禮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又記云磬階間編雷北面鼓之又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鹵面又云鹵階之鹵頌磬東面是磬本在堂下漢魏登歌有鐘磬乃後世變禮此鳴球特尊而進之耳郊特牲說燕饗之禮云歌者在堂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疏云匏笙也竹篴笛也人聲可貴故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夫笙與篴笛在下則鐘磬可知而彼疏又申之云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攷鄉飲酒禮云工入升自鹵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送授瑟鄉射禮云工入升自鹵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燕禮云工入升自鹵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大射儀云席工于鹵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升自鹵階北面東上然則瑟皆在堂上儀禮有瑟無琴琴亦在堂上可知大傳云君子大人聲不以鐘鼓等瑟之聲亂人聲瑟疑當作笙字之誤也鄭又云搏拊以韋

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注相卽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明堂位云拊搏鄭注以韋爲之充以糠形如小鼓是也伏生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以韋爲鼓謂之搏拊鄭注搏拊者象其德寬和鄭以此節皆堂上之樂今云升歌是搏拊亦在堂上也此物似非貴重而亦在堂上豈以其象德寬和且可節樂與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鄭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王後丹朱也

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馬曰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

輝也

傳曰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爲王

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疏曰祖考來至者王肅云云蓋如漢書郊祀志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云祖考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知虞賓謂丹朱王者立二代後獨言丹朱者高辛氏後無文

案曰鄭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者格古作假訓至說文人部義也舜既為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此祖考即舜之祖考也舜父瞽叟瞽叟父橋牛橋牛父句望句望父敬康敬康父竊蟬竊蟬父帝顓頊唐虞五廟則舜當以敬康以下為四親廟竊蟬親盡則入祧廟而顓頊為太祖馬融以此為舜除瞽叟之喪而祭宗廟之樂或疑舜父之喪不知定在何時馬說似出臆度然下文言簫韶是時舜已自制韶樂則在為天子後孟子言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舜為天子瞽叟尚在則除喪之說不為無據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此謂配天之祭耳上古配天專尚有德故舜郊天猶以丹朱為尸其時未有嚴父配天之禮也三代以下遂用其姓代之後夏郊鯀殷郊其俗人妄以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遂謂舜之祖廟所宗者堯然則瞽叟以上四親將于何廟祭之中庸言舜大孝何以曰宗廟饗之耶非也鄭又云虞賓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也者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王者不臣二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是也

下管鼗鼓合止祝故釋文曰合如字徐音問

鄭曰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祝祝狀如漆笛中有椎合之者

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故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擗之所以止樂詩十九之三卷周頌有誓疏。周禮大司

樂疏。又二十三卷太師疏。爾雅五卷邢昺疏。蟲崇義三。禮圖五卷。玉海一百十卷音樂部樂器門。漢制鼓四卷。傳曰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

故

案曰鄭云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者先鄭太師注云下管管在堂下此下則總目眾樂器故鄭云云也鄭又云合樂用祝云云者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簠簠音真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二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祝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鉞刻以木長尺擗之簠者其名曰虎通馬融李巡說並同是也

笙鏞以間

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生也鹵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鹵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周禮大司樂疏傳曰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

案曰鄭云東方之樂謂之笙鹵方之樂謂之鏞云云者此經笙鏞鄭與傳異

解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云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者笙管中金薄葉笙管有簧故或謂笙為簧也又釋樂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李巡云大鐘音大鏞大也孫炎云鏞深長之聲亦作庸商頌庸鼓有鞀毛云庸大鐘也據此諸文傳以笙鏞為二樂器似不誤而不知非也堂下之樂鐘磬在庭或舉以互見可矣笙鏞對舉細大不倫何取乎或乃引鄉飲酒間歌用笙則鏞又何涉乎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鹵而其南笙鐘其南鏞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鹵階之鹵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鏞皆南陳注云成功曰頌鹵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鹵方鐘磬謂之頌鐘不言頌省文也古文頌為庸夫東方鐘磬可謂之笙鹵方鐘磬可謂之庸一言笙庸而東鹵階樂器畢舉矣以間者與堂上間代而非於作也鄭注尚書與儀禮同其旨甚精賈公彥彼疏亦見及而釋書者不采故誤耳

鳥獸踳踳

釋文曰踳踳七羊反說文作踳鳥獸求食聲。案曰鄭注周禮大司樂引虞書作踳釋文云本又作踳二字音義同也說文亦作踳陸德明釋文以為說文作踳此傳寫之誤

鄭曰謂飛鳥走獸踳踳然而舞也周禮大司樂疏馬曰鳥獸筍簞也釋文曰劉敞七經小傳傳

曰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踳踳然疏曰禮云形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踳踳是行動貌故為舞也

案曰鄭以踳踳為舞者說文踳動也動有舞義也馬以鳥獸為筍簞筍簞縣鐘鼓之器上已備言鐘鼓此不應復出馬說非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案曰鳳說文鳥部云凡鳥聲古文作籀文羽部云望讀若皇周禮樂師有皇舞注云本作望後世通用皇望字遂廢但古字多假借此字未必是音改說文卷三上音部引書與孔同也

鄭曰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雉曰鳳雌曰皇儀匹來儀言其止巢而乘匹尚書疏。詩十七之四卷大雅卷向疏。周禮大司樂疏。哀十四季公羊傳疏。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備鳳皇靈鳥儀有容儀疏曰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備謂小大器皆備

案曰鄭云簫韶舜所制樂也者鄭意以簫韶為舜樂名毛詩既備乃奏簫管備舉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錫所吹周禮注同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箛據諸文則簫固樂器之小者傳疏謂舉小以見小大皆備似可通而不知非也鄭云簫韶舜所制樂則鄭不以簫為樂器說文五卷上竹部云箛

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箛韶所角切又音簫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箛者注云舜樂疏云箛簫也尚書簫韶九成此韶箛卽彼簫韶也白虎通引禮記云舜樂曰簫韶據元天德九李嚴更刻今禮記無此文當是逸篇也又樂記云韶繼也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繼堯道故謂之簫韶此皆與鄭合則傳疏非也鄭又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者大司樂文也又云雄曰鳳雌曰皇者釋鳥云鸚鳳其雌皇郭璞云瑞應鳥是也鄭又以儀爲匹者釋詁及毛詩邶風柏舟傳文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釋文曰於如字案曰音首鳥

鄭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言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周禮大司樂疏。哀十四季公羊傳疏。王應麟玉海一百九卷音樂部樂器門。

案曰鄭云云者大師云令奏擊拊先鄭司農注云樂或當擊或當拊則擊拊俱作用之名而義稍異康成注大師不从先鄭說而云拊形如鼓以韋爲之箚之以楛注此經上文搏拊亦云然而于此言拊小石磬者以此拊若亦是小鼓而總蒙擊文不當厠兩石之間明是擊拊對舉拊从手固有攷擊之義

故解不同也

庶尹允諧

鄭曰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周禮大司樂疏傳曰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于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案曰鄭云庶衆允信釋詁文尹正釋言文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注具引虞書夔曰夏擊至允諧而云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疏以爲祖考來格卽致人鬼虞賓在位卽安賓客羣后德讓卽和邦國鳥獸舞鳳皇儀卽作動物庶尹允諧卽諧萬民說遠人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案曰勅當作敕說見前

鄭曰以戒臣書傳曰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案曰鄭云云者下歌先股肱後元首重任于臣故知戒臣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案曰舌無四聲之別平上去入通為一音故此歌以熙韻喜起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疏曰釋

詁元首首也倍三十三季左傳狄人歸先軫元則元首各為頭別名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戒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

案曰鄭云云者帝作歌戒羣臣故知念哉是使羣臣念帝之戒傳云承歌以

戒帝非也

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傳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數也當數顧

省汝成功敬終以善

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釋文曰廣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為古續字案

今俗作古行切釋詁亦云廣續也郭璞注即以此經以證小雅大東云凶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錄云口入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是庚本有續義故廣從庚為續說文不云庚聲廣字直是古續字則今讀若庚非也而陸德明徐鉉已有此音其來久矣明古音讀即反毛見增韻云經史明字叶韻皆讀如古不知其乃本音非叶也洪範無虐災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詩明字十七見皆與陽唐為韻易象傳文言傳同三代以上明字無有與耕清為韻者



鄭曰載始也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履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

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

案曰鄭云載始也者下有又歌則此為始歌釋天云載始也孫炎注云載始

取物終更始是也傳訓為成非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釋文曰叢祖公反脞倉果反徐音瑣惰徒臥反墮許規反。案曰脞說文作脞徐鉉曰从肉非是又脞不敬也

从心惰聲省作脞左傳執玉惰禮記曲禮言不惰論語語之而不惰或作惰漢書韋元成詩無惰爾儀兩儀傳惰護人狀是也墮徒果切以韻惟情此上去通淮南子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馬河鹿生三季其角乃墮子生三季而離父母之懷懷音窠此平上去通釋文云許規反非也今人讀此字以墜落解者為徒果反以毀壞解者別為許規反尤謬故墮說文本作墜敗城阜曰墜从自奎聲徐鉉曰說文無奎字蓋从二左也眾力左之古人尚右左有毀敗之象亦取諸聲春秋定十二季叔孫州仇帥師墮郟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柱預云墮毀也是墮為敗城阜昭二季傳真君將墮幣焉注輸也隱六季公羊傳輸平猶墮威也哀十二季傳是墮黨而崇讐也是凡事降墜廢壞皆為墮也或作墮漢刑法志去度墮師古曰卽墮字或作墮高帝紀十季墮指又漢王急推墮二字實證傳梁王墮焉今俗皆書墮為墮張弼云王蕭無墮此俗改不知所从無以下筆老子或載或墮亦俗人所改也

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叢總也脞小也釋文傳曰

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案曰鄭以脞為小小者說文目部云脞目小也是脞有小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傳曰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